古樂書

二

詳校官內閣學士管理樂部臣鄒奕孝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古樂書卷下

仁和應撝謙撰

金音制度第十三

周禮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凡聲高聲硍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硍音豕陂音畀韽音闇筰音笮甄音震

注下形過下也陂偏也險偏弇也達微大也贏有餘也微小也鍇小而不成韻也回微圓也衍淫衍而無鴻殺也侈中央約也筰迫筰而去疾也弇中上寛也甄震掉也石如石無聲也

考工記㮚氏為鬴深尺内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黄鍾之宫

按此則黄鍾之宫其重一鈞而史記律書生鍾分乃即

以三分損益為差此即特鐘輕重之法歌鐘依此推之

國語曰先王之制鐘也重不出鈞大不過石重不出鈞

言其權也大不過石言其量也

李之藻頖宮禮樂疏曰樂出於虛寓於實麗於器盈天地間之物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沉若浮皆得効其響以成一器之用故八音異器而同和然而始條理者金也金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形介然有常似士君子之行聖人有取焉

黄帝採金鑄鼎因命榮援鑄十二鐘以協月筩以調政之緩急分五聲以正五鐘以定五音五聲既調而後天地之美生又命岐伯作鐃角神鉦以揚德建威而金之爲樂權輿於此矣至有虞氏之樂間笙鏞夏后氏之器縣鐘鐸商頌之鞉鼓鏞鼓靈臺之鼖鼓維鏞周官之鎛師鼓金奏之樂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而金之用綦備後世邊部俗部之樂其器之用金者殆半於絲竹匏草而說

者以為秋肅之氣過盛而不和先王之世則不然所重者鐘律鐘也者律之寄而樂之首也故黃鐘函鐘圜鐘應鐘皆以鐘名而儒者談律呂謂之鐘律之學律也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皆於是乎出者也第鐘之於律也難別則又鑄銅為律方外圓內以其容為之量以其長為之度以其重為之權衡而聲音之道賴以有傳于世鑄必以銅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是以太師執同先鄭直訓為銅後鄭謂陽律以竹陰律以銅竹陽銅陰

各順其性雖未盡爾亦可以見金之為物有重於樂者矣凡範金者必致其精然後可協其聲考工記曰㮚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世俗之金工則賤丈夫者為之惟恐其耗也而鉛濁雜焉期以諧律而和樂也其可得乎古者攻金之工治氏執上齊（劑）鳧氏為聲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則剛柔有劑也凡金之候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

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則火劑有候也如是故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可得而論也金用紅銅錫用滇蜀高錫余嘗試之煉銅至於不耗什殆損五鼓鑄之法黄白青白之氣皆鉛濁也鉛濁淨後方可用錫和合錫以引銅令入範易灌而不礨金六斤錫一斤所謂六分其金而錫居一金精則聲清雜錫則聲濁聲之清濁非特於厚薄大小辨之調劑分量火候遲疾更須諦審此必非世俗金工所能辨也有不合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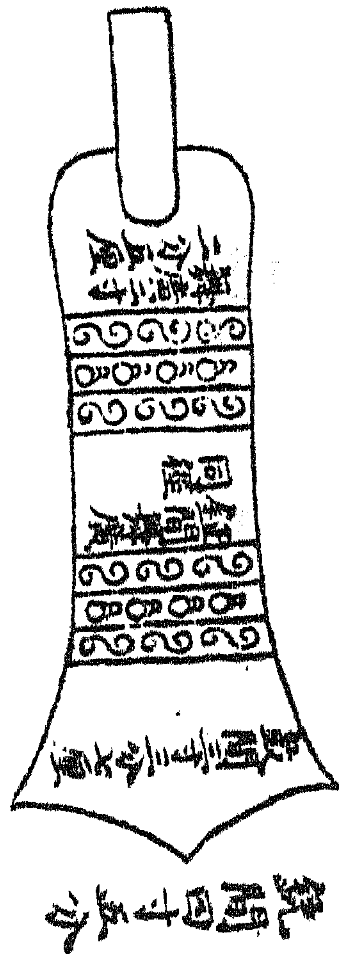
者必煉而更鑄之昔者晉平公鑄大鐘使工聽之皆曰調矣師曠以為不調請更鑄焉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耻之後師涓至果知其不調世固未嘗無知音者也聲中乎律通神明動天地恒必由之陝州黄河之鐘感陰雨而鳴豐山九耳之鐘遇霜降則鳴晉銅澡盤之鳴與洛陽之鐘相應漢未央鐘之鳴與南郡山崩相應其輕重厚薄之器有動乎氣因發乎聲物類與之相感莫測其所以然然而有知音者能

默識之是以宋沈閶光宅寺鐸以協姑洗長孫紹遠獲浮圖鳴鐸以備黃鍾荀勗訪趙州之牛鐸廡郊躍池内之蕤賓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夫亦精誠之極而鬼神為之通焉者乎要以道寘于器器合于氣氣通于神即一器之微其精靈存乎世亦必有不可磨滅者況乎元聲之在天地間而謂其終不可求也

撝譙按邊部俗部之樂金多而殺氣盛其說不可

不察也

黃鍾側體鍾制圖



考工記鳧氏為鍾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

鍾之圜口兩角曰兩欒銑居六體之先也于兩角之中徑鼓唇之上袪也鼓受擊之處鉦鍾腰之上居鍾體之正也舞者聲動而發揚之極如中舞節也甬者鍾柄狹而長也衡鍾頂平也旋者鍾縻下垂横括入

于甬内可旋轉也垂入甬内之柱為榦其榦大半在甬上有旋蟲以為飾若蹲熊盤龍辟邪之制盤旋甬外者是也鐘有四帶紋如篆籀故曰篆篆間有鐘乳夾鼓與舞可以枚數故謂之枚攠受擊處也隧在鼓中窪而生光有似夫隧坎也

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為之銑間去二分以為之鼓間以其鼓間為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以其甬長為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為

衡圍参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鉦與銑間之徑俱狹于銑口十分之二鼓間與舞脩又狹于鉦十分之二舞脩平體之廣也舞廣側體之廣也據鄭氏鍾口居其長十六分之十則黄鍾長九寸銑徑五寸六分二釐五毫也又十分去二分以為鉦得四寸五分又去二分以為鼓間則三寸三分七釐五毫又去二分為舞廣則舞廣二寸二分五釐今按舞鉦鼓皆鐘體以九寸之體三分均之各長三寸

鉦長三寸甬長亦然甬圍亦然衡圍二寸甬中空鍾
榦自其中垂下當甬三分之二之下其空稍廣以橫
括礙之使可旋旋上設蟲下盤甬外為飾

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説鍾已
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筰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鍾
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
為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長而小則其聲
舒而遠聞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

鉦間與舞廣同黃鍾之鐘得二寸二分五釐則厚二
分二釐五毫隧深三釐七毫五絲　按鄭註鉦間同
鼓又疑十分鉦間為太厚今據本文鉦間止當同舞
廣據古鍾亦然
以上據先儒舊解鐘制詳定然古鍾亦不一例當審鑄
審聽而定之古者鐘制俱存晉平公鑄鐘師曠猶以為
不和宜更鑄況于今日乎
黃鍾鐘制以正十分寸成筭餘鐘三分損益用九分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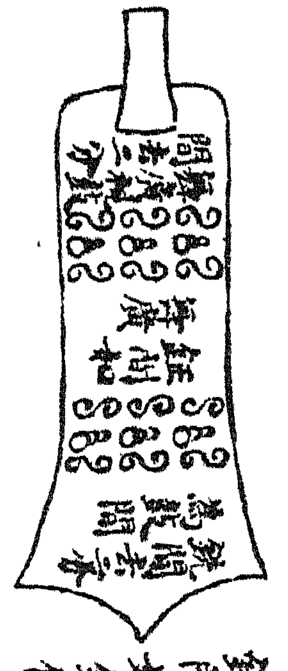
成筭則鉦鼓分寸不必細列竟依考工成制可也

應鍾鍾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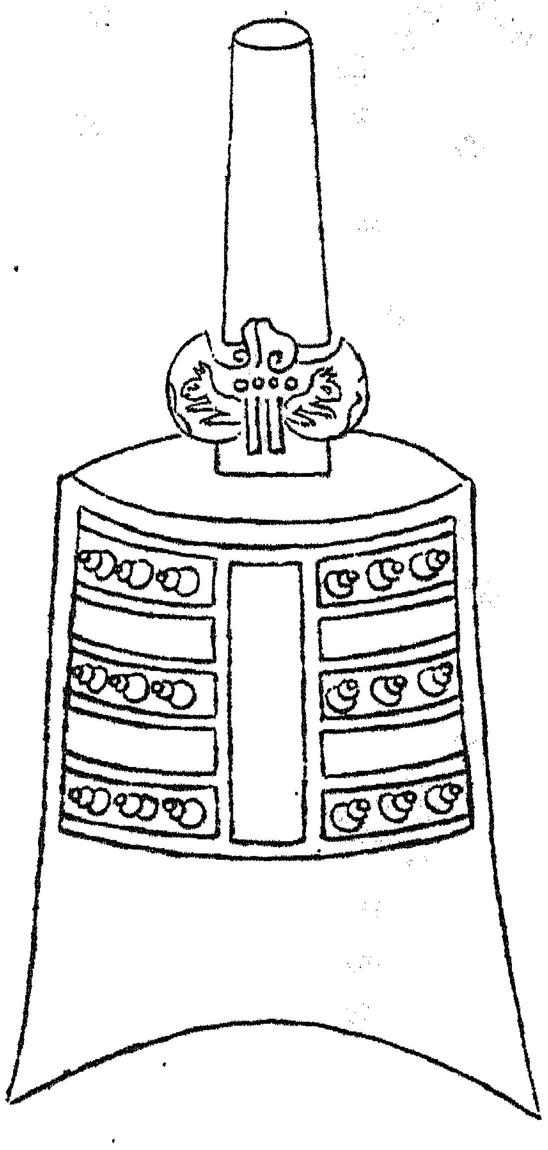
平體

體長如應鍾之律三分之舞鉦鼓各得其一

側體



博古圖鐘制之一



按琴瑟管籥笙篪塤簫鼓皆有大小儀禮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先儒謂磬在東曰笙笙生也在西曰頌頌作庸庸功也鐘磬本無異制祇以東西生笙頌之文陳祥道曰鐘磬之應歌者曰頌鐘頌磬其應笙者曰笙鐘笙磬據左傳國語肆夏繁遏渠皆言金奏於文王大明鹿鳴四牡皇華皆言工歌然則歌雅合琴瑟而不合鐘與鐘相應者唯歌頌而已或

者頌鐘大而笙鐘小歟大笙十九簧小笙十三簧舊亦以十三簧為雅簧大琴為頌琴小琴為雅琴皆然或有所自也頌鐘一名鏞鐘爾雅大鐘謂之鏞大鼓謂之鼖而詩稱鼖鼓維鏞大與大相應也但書曰笙鏞以間其時笙與鏞鐘相間而作卽以笙鐘為鏞未嘗有頌鐘也至周始以鏞為頌鐘郭璞以為鏞卽鎛則誤矣

頖宮禮樂疏曰爾雅大鐘為鏞中曰剽小曰棧左傳單襄公曰先王之制鐘也大不過鈞重不過石伶州鳩曰

鐘音之器也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于物齊景公之大鐘周景王之大林魯莊公之國小而鐘大君子皆譏至秦皇千石之鐘西漢陵廟十二萬斤之鐘則侈心為之中聲不與焉樂鐘所用惟特鐘鎛鐘編鐘三種而已特鐘形制小于鎛而大于編（此誤辨見釋鎛）以特縣得名其器大其聲宏雜奏于八音之間則絲竹為其所掩故但于起調畢曲之時擊之以為節編懸則聲器皆小故可以雜奏而不相淩也

問黄鍾以上則為濁應鍾以下則為清皆非中聲矣今鍾磬琴瑟塤篪笙簫大者皆合倍律則皆濁聲矣可乎

曰黄鍾應鍾圍徑同而長短異故有清濁之殊若圍徑與之倶大則但可以分大小而不可以分清濁如圍徑過于九分則雖長九寸而不得謂之黄鍾也然則倍律之視正律何殊曰正律之始作也如古作四言之詩正始之音也踵事而倍律之作猶詩之變而為五言古也至再變而為齊景之大鐘周景之大林以至秦皇千石

之鐘是猶詩窮于七言變而為詩餘戲曲廻視漢之五言固已雍然雅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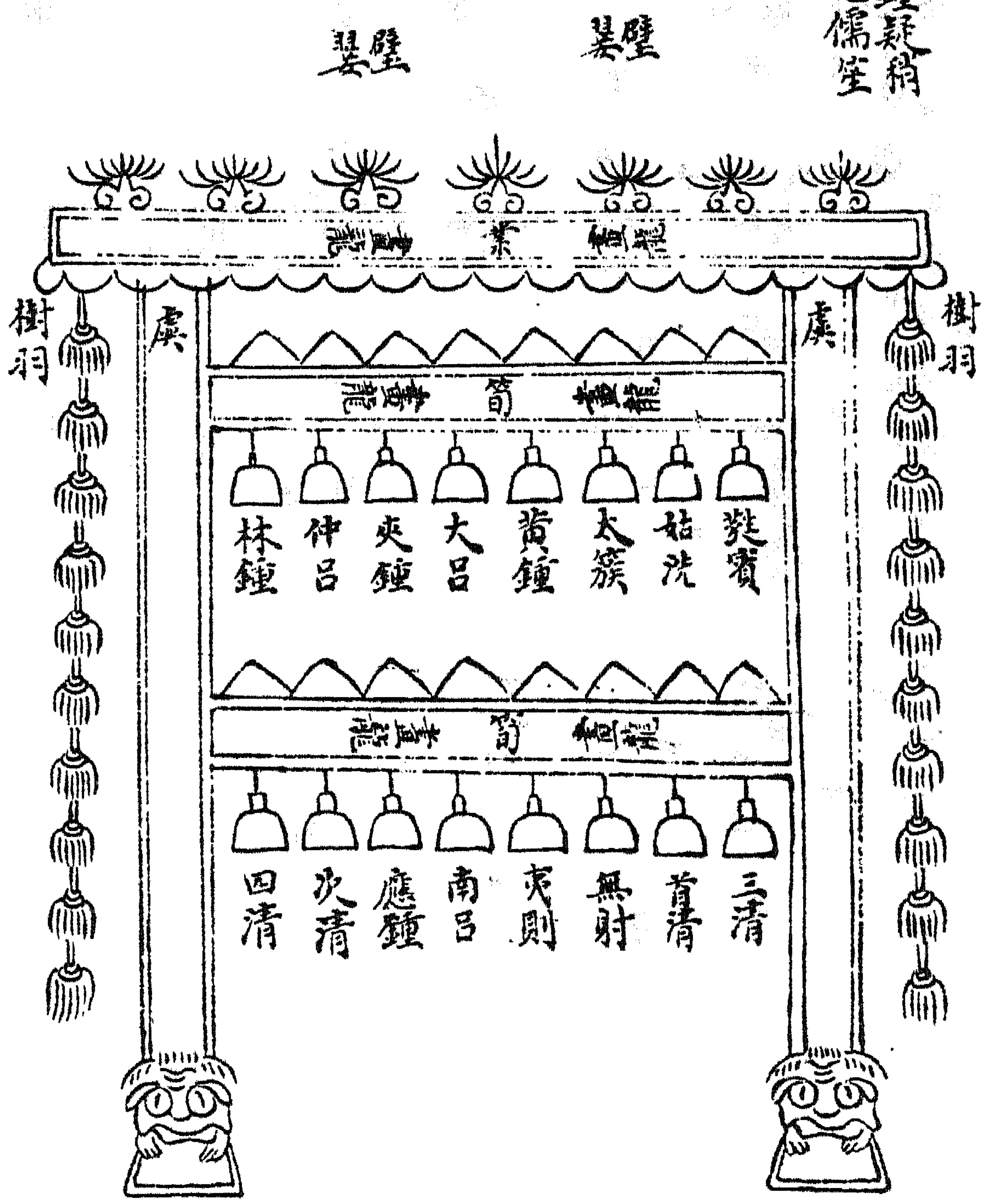
宋沈括筆談曰今太常鐘鑄皆于甬本為紐謂之旋蟲側垂之皇祐中杭州西湖側發地得一古鐘匾而短其板長幾半寸大畧制度如皃氏所載唯甬乃中空甬半以上差小所謂衡者予細考其制亦似有義甬所以中空者疑鐘縻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間以横括挂之横括疑所謂旋蟲也今考其名竹筩之筩文從竹從甬則

甬宜于空甬半以上微小者所以礙横括以其横括所在也則以衡之義也横括之形似蟲而可旋疑所謂旋蟲以今之鐘鑄校之彼衡甬具實則衡小于甬似無所因又以其括之横于其中也則宜其衡義實甬直上植之而謂之衡者何義又其横括以可旋而有蟲形故或可謂之旋蟲今則鐘實其紐不動何緣得旋名若以側垂之其鐘可以掉蕩旋轉則鐘常不定安能常當其隧此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鐘今尚在錢塘予羣從家藏之

按宋鍾制甬實不旋非制也然據沈說則旋蟲在甬內而以橫括取衡義似亦非也衡在中頂而平故曰衡非以橫括之故也又考工有甬長而無衡長非以甬半以上為衡也據考工鍾縣謂之旋所謂橫括也旋蟲謂之榦則橫括上所植之榦飾如盤龍辟邪之類是也後世以旋蟲合而一之故誤也若旋蟲在甬內無飾可也何以蟲為

編鍾圖

大武用頌鍾疑稍大今且依先儒笙頌一鍾同制



磬簴用羽屬餘同鐘簴考工記梓人為筍簴天下之大
獸五臝者羽者鱗者以為筍簴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
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恒有力而不能走
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
于鐘宜若是者以為鐘簴是故擊其所縣而繇其簴鳴
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
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
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簴是故擊其所

縣而繇其虡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筍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頹爾如委矣苟頹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數音促顱音㥷閷音殺簭音噬

數目顅脰長脰也鶱飛舉也鱗之而頰之有

鬐鬣處也

陳祥道曰鐸鳴自內鐘鳴自外先儒以謂撞鐘磬必以濡木以其兩堅不能相和也或曰海中有巨魚曰鯨巨獸曰蒲牢蒲牢畏鯨擊鯨則蒲牢大鳴後世繇是作蒲牢于鐘上而狀鯨魚以撞之欲其大鳴張衡東京賦曰發鯨魚鏗華鐘是也然經無明證其制不可以考

沈氏筆談曰古法鐘磬每簴十六乃十六律也然則簴又自應一律有黃鐘之簴有大呂之簴其他樂皆然且

以琴言之雖皆清實其間有聲重者有聲輕者材中自有五音故古之名琴或謂之清角不獨五音也又應諸調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虚室以管色奏雙調琵琶絃輙有聲應之奏他調則不應寳之以為異物不知此乃常理

按聲類至不同相諧者寡故不應者多應者人反以為異易曰同聲相應孔竅以為彈宮宮應彈角角應是也

唐洛陽有僧磬日夜自鳴僧怪懼成疾求術士百方禁

之不已有曹紹夔來僧語故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為除之如言紹夔出懷中錯鑢磬數處而去聲遂絕葢此磬與鐘律合故擊此彼應

鎛 特縣

周禮鎛師掌金奏之鼓國語伶州鳩曰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鎛鳴其細也陳祥道曰細必和之以大故有鐘無鎛大必和之以細故有鎛無鐘則鎛小鐘耳韋昭杜預皆謂鎛為小鐘康成謂鎛

如鍾而大恐不然今按博古圖説鎛減於特鐘而大於編鐘國語有鐘無鎛之鐘葢特鐘也

鎛

按周禮鼓人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
金鐸通鼓陳祥道曰錞聲淳鐲聲濁鐃聲高鐸聲明理
或然也

錞

錞圜如碓頭上大下小樂作鳴之與鼓相應康成之說杜佑
曰錞于古禮器也宋時廣漢什邡人段祖以錞于獻始
興王鑑其制高三尺六寸圍二尺四寸圜如筩也色黑
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

器盛水于下以芒當心跪注錞于以手震芒則其聲如
雷後周平蜀得之斛斯徵觀曰錞于也陳祥道曰國語
言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又黃池之會吳王親鳴鐘
鼓丁寧錞于振鐸則兵法固用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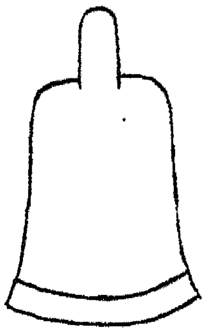
錞　未詳

鐲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丁寧也鉦也皆其異名

見禮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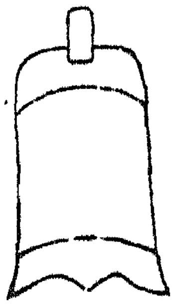
下同

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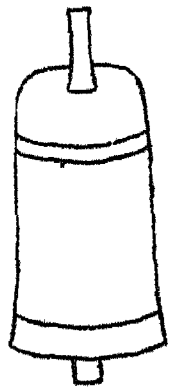
鐃如鈴無舌有柄執而鳴之以止鼓小鉦也

鐃



鐸大鈴也金鐸舌以金木鐸舌以木金鐸振武事木鐸振文事

鐸



石音制度第十四

禮樂疏曰磬或謂出于毋句氏而明堂位叔之離磬皇氏釋之曰毋句氏之别名也尚書舜興樂敎申命于八音克諧而后夔所對唯曰於予擊石拊石當時徐州泗磬梁州璆磬雍州球琳豫州磬錯大抵以充樂器之用聖王無他玩好又厚邺民力甚明也而任土作貢九州之内玉石居四樂成而百獸率舞則石音之貴可想焉石之美者名球又名璆禮曰玉之清越以長樂也其聲

有隆無殺衆聲求而依之故曰天球書言戞擊鳴球國語言遼篨蒙璆漢樂章言軒朱璆磬璆即是球之美者一物而二名焉盠鍾有齊量磬無齊量因玉石之自然以十二律為之數度其制曲折中矩春秋時齊以玉磬賂晉魯以玉磬如齊天子諸侯之磬似皆用玉尚書蔡傳曰今下邳磬石山或以為古取磬之地一統志邳州城西南八十里靈壁縣北七十里俱載山出磬石此為古者泗濵之石無疑然今河内太行諸山産石頗勝靈

璧則磬石隨處有之石以浮名舊注以為浮生于土不
根著者一云取其土少而水多其聲和潤盖石出土上
者長見風日其質堅脆雖琢之甚堅而其品最佳其埋
沒水土中者不見風日質柔而聲不可叶石工以其易
琢往往以此欺人擇石者不可不留意于此也趙希鵠
曰靈璧石出虹州靈璧縣其石不在山谷深山之中掘
之乃見色如漆間有細白紋如玉然不起峰亦無岩岫
佳者如菡萏或如卧牛如蟠螭扣之聲清越如金玉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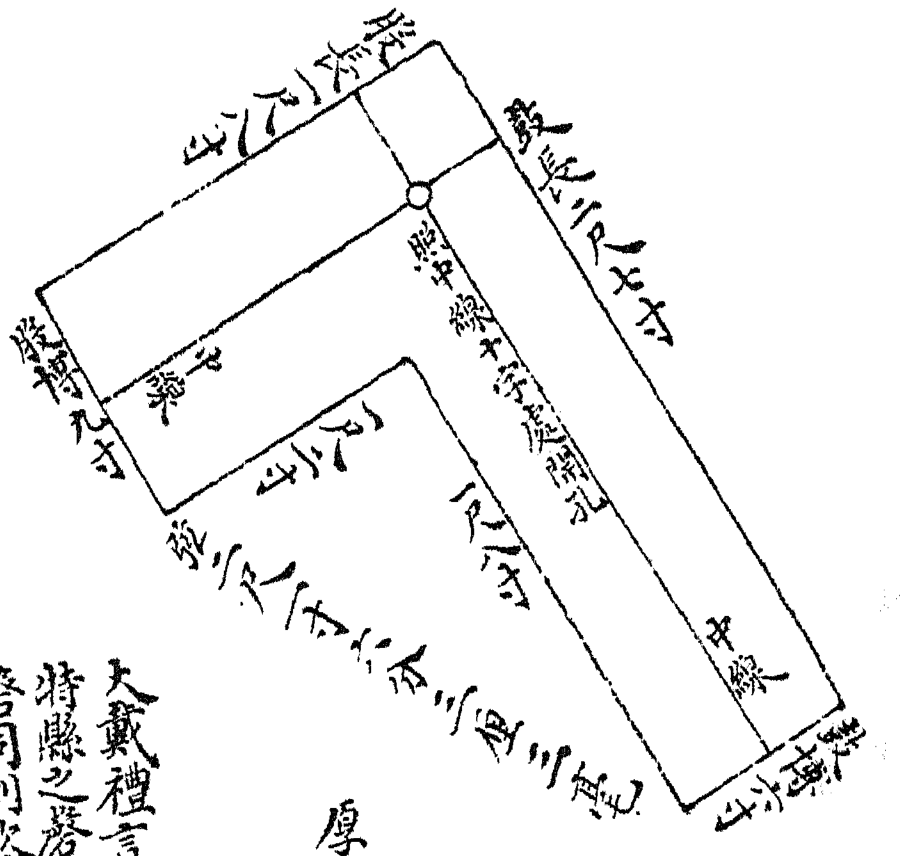
利刀刮之畧不動此則璆琳之類而今不可易得矣

考工記磬人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音端○上曲者為句下直者為倨句卽股也倨卽鼓也

鄭司農釋之曰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一尺三寸半厚一寸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

鄭康成曰股外面鼓內面盖擊者為前為內為下為小不擊者為後為外為上為大也大小長短雖殊其厚則均黃鍾之磬股鼓皆厚二寸則餘磬可推矣

大磬圖



大戴禮言縣一磬而尚特按特縣之磬宜長三律笙頌二磬同制以律定之長一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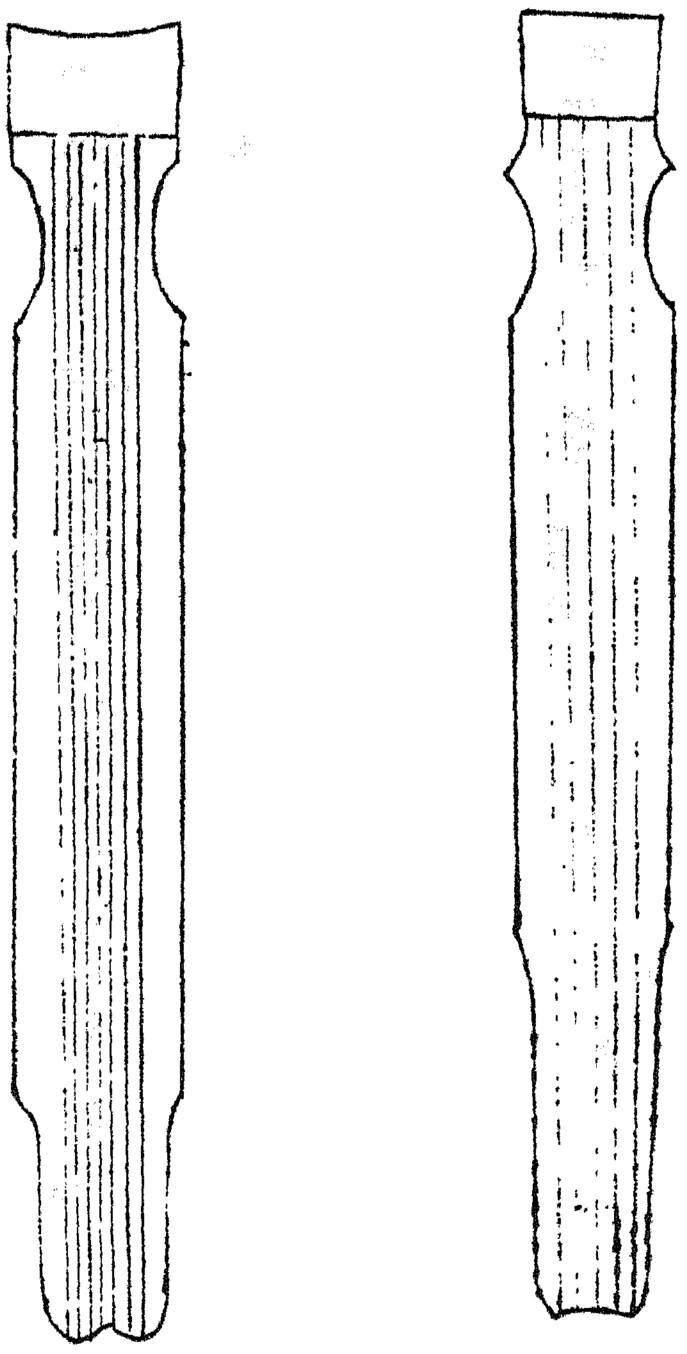
按頖宮禮樂疏頌磬法與考工制同以本律正數為股博所異者七分其股博以其一為厚而笙磬之制以本律半數為鼓博鼓博加半為股博股博倍之為股長股長加半為鼓長以鼓博三之一為其厚頌磬薄而大笙磬厚而小不知何所據也宋時縣磬大小長短若一其黄鍾厚二寸一分餘磬漸厚至應鐘厚至三寸五分范鎮非之而未改禮樂志以為今尚遵之舛也此考工有明文當以三分損益為正

頖宮禮樂疏曰欲造何律之磬各以其律造之長廣厚數悉如前例其聲自與律協如或不協磬聲太清則去其厚太濁則去其長各以其律之長短依法造磬非有所謂黃鍾之尺太簇之尺也辨見琴部

又曰凡擊磬厚者宜重不宜輕輕則不清擊薄者宜輕不宜重重則不和故先儒釋擊石拊石謂重擊為擊輕擊為拊輕重之間妙義寓焉所以諸器不言輕重唯磬言之

絲音制度第十五

琴制



名物疏曰按明堂位有大琴中琴之文然則長八尺一寸者大琴之度也三尺六寸六分者中琴之度也制之長短雖不同不過五絃七絃而已郭氏曰大琴二十七絃未知何所據陳暘又云聲不過五小琴五絃中琴倍之十絃大琴四倍之二十絃深闢七絃以為存之有害古制其稱十絃二十絃于古罕用而七絃則古今相傳未可廢也古又有雅琴雅瑟頌琴頌瑟之名豈以其聲之合雅頌耶

大傳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爾雅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然則琴瑟之有大小也自古記之大都琴音易良瑟音靜好兩者必相須而為用亦異制而同音而聲應欲其相保細大欲其不踰是故大琴必以大瑟配之中琴必以小瑟配之所以使大不陵細不抑而和平之韻從是乎出也要于中正之道則大琴小琴揔之不過七絃大瑟小瑟揔之不過二十五絃律度理數無不具

備少固不可多亦奚為頖宮禮樂疏

騶忌子謂齊威王曰大絃濁以春温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臣也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愚按琴有五絃七絃五絃者宮商角徵羽也七絃者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徐景安謂文王加一絃武王加一絃隋志謂文王加二絃曰少宮少商皆誤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則五絃者虞琴也周語武王用七律則七絃者周琴也少宮少商之說葢後世學琴而未學樂

律者不知七律之義妄命之耳

琴制陳暘樂書謂中琴三尺六寸六分大琴八尺一寸雖不足為定據而振之李氏非之以為三等琴制大抵不甚相遠大者黃鍾之尺中者太簇之尺小者姑洗之尺不滋臆說耶

舊法一絃為宮次絃為商三絃為角而徵而羽而少宮而少商以次自外而內又謂一絃黃鍾二絃太簇三絃姑洗四絃蕤賓五絃林鍾六絃南呂七絃應鍾然則所

謂少宮少商固卽變宮變徵而非有異法也但黃鍾之絃理當自中而出今反自外悖陰陽之道今從史遷以宮絃居中央次内為商又次外為角又次内為變徵又内絃為羽次外為徵外絃為變宮宮絃八十一絲商絃七十二絲角絃六十四絲徵絃五十四絲羽絃四十八絲變宮絃四十二絲零九之六變徵絃五十六絲零九之八凡蠶口吐絲為忽十忽為一絲向以變宮變徵為少宮少商少宮為黃鍾半律十分寸為四寸五分少商

為太簇半律十分寸為四寸五絲外為羽外次為角中央為宮内次為商内為徵漢志有之絃以緩急清濁故八十一絲而最緩最濁者黄鍾也四十絲五忽為少宮四十絲為少商舊法也然七絃本周琴七律今未及二變而遽用二半律不亦謬乎

禮樂疏載琴制桐木為之脣以梓縣以硃漆古稱氷弦玉軫漆質金徽通長五尺五寸首廣九寸尾廣六寸肩廣一尺齦岳中間五尺首通足中高二寸七分傍高二

寸尾通足中高二寸傍高一寸五分岳以隶鴈足以黄
楊腹下龍池八寸鳯沼四寸中藏天地二柱天柱圓厚
七分居四五徽界地柱方厚六分居八九徽界若定位
小差近上則損上聲近下則損下聲又曰古者造琴削
以嶧陽之桐絙以檿桑之絲徽以麗水之金軫以崑山
之玉其名則有臨岳承露龍池龍齦鳯沼鳯翅咮舌鴈
足其品則有緑綺焦尾玉牀響泉韻磬清音長五尺五
寸合于河圖全數齦岳中間五尺以當大衍首廣九寸

為太陽數尾廣六寸為太陰數又曰陳暘樂書謂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朞月也弦有五象五行也其形象鳳天文朱鳥南方之音樂之主也

七絃宮位遷史謂居中央黃鐘十有一月之音固當從中出而中絃正當踈越之處其音最遲足徵俗之謬也

自宋以來以自齦至中徽為濁聲中徽至四徽為中聲上至一徽為清聲故姜夔有上中下準之說以配黃鐘正倍半律之度而每準各具十二律聲按絃附木取之

求中聲于七徽以為一絃七徽中聲之始以定黃鍾

撝謙按此說唯八尺一寸之琴可耳葢八尺一寸其琴太長故其八徽以上為濁聲所謂倍律也七徽以下始合正律四徽以下為子律若小琴當用朱子絃法

朱子琴律說　太史公五聲數曰九九八十一以為宮散聲三分去一得五十四以為徵為九徽三分益一得七十二以為商為十三徽三分去一得四十八以為羽為八徽三分益一得六十四以為角為十一徽十二律數曰黃鍾九寸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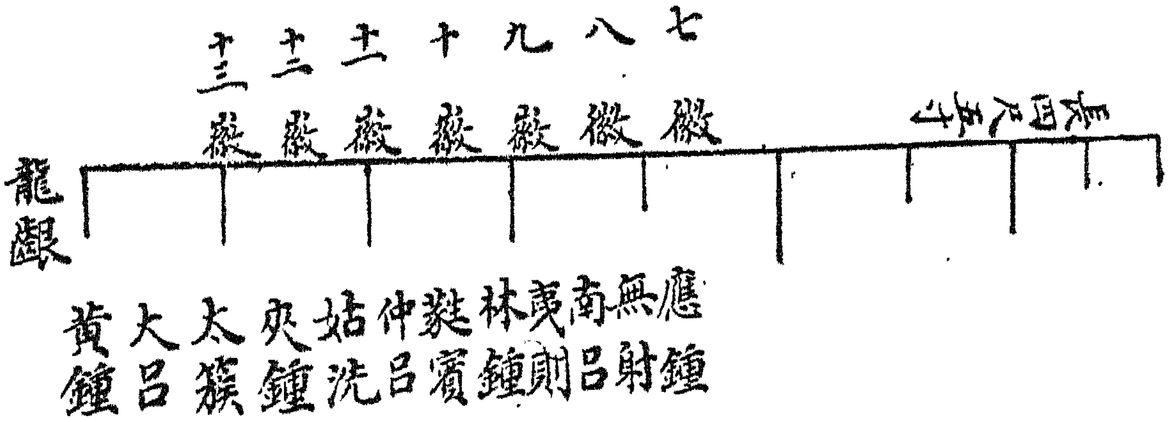
宮琴長九尺而折其半故為四尺五寸而下生林鍾林鍾六寸為徵為第九徽徽內三尺徽外一尺五寸上生太蔟太蔟八寸為商為第十三徽徽內四尺徽外五寸下生南呂南呂五寸一分為羽為第八徽徽內二尺七寸徽外一尺八寸上生姑洗姑洗七寸一分為角為第十一徽徽內三尺五寸徽外九寸下生應鍾應鍾四寸六分六釐位在八徽內二寸七分內二尺四寸外二尺一寸上生蕤賓蕤賓六寸二分八釐位在十徽九徽之間內三尺一寸五分外一尺三寸五分上生大呂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在龍齦內二寸半內四尺二寸半外二寸半下生夷則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在九徽八徽之間內二尺八寸半外一尺六寸半上生夾鍾夾鍾七寸四分三

釐七毫三絲為第十二徽徽內三尺八寸徽外七寸生無射無射四寸八分八

釐四毫八絲在八徽內徽內二尺五寸徽外二尺上生中呂中呂六寸五分八

釐三毫四絲六忽為第十徽亦為角徽內三尺四寸徽外一尺一寸復生變黃鍾八寸七分八釐有奇今少宮以下即其半聲為四寸三分八釐有奇也以上十二律並用太史公九分寸法約定周禮鄭註以從簡便凡律寸皆九分分皆九釐釐皆九毫毫皆九絲絲皆九忽琴尺皆十寸寸皆十分分皆十釐釐以下不收

按律布聲圖



朱子曰按此以上為自龍齦之内至於七徽左方十二律之位而七徽以後之説亦附其後蓋琴之有徽所以分五聲之位而配以當位之律以待抑按而取聲而其布徽之法則當隨其聲數之多少律管之長短而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定其位如前之説焉今人殊不知此其布徽也但以四折取中為法蓋亦下俚立成之小數雖於聲律之應若簡切而易知但於自然之法象懵不知其所自來則恐不免有未盡耳○或曰若子之言聲

數也律分也徽寸也三者之相與皆迂回屈曲而難通無乃出于傅會牵合之私耶曰律之九分也數之八十一也琴之八尺一寸也三者之相與固未嘗有異焉今以琴之太長而不適于用也故十其九而為九尺又折其半而為四尺五寸則四尺五寸之琴與夫九寸之律八十一之數亦未始有異也葢初絃黃鍾之宮次絃太簇之商三絃中呂之角四絃林鍾之徵五絃南呂之羽六絃黃清之少宮七絃大清之少商皆起于龍齦皆終

于臨岳其長皆四尺五寸是皆不待抑按而為本律自然之散聲者也而是七絃者一絃之中又各有五聲十二律者凡三焉且以初絃五聲之初言之則黄鍾之律固起于龍齦而為宫聲之初矣太簇則應於十三徽之左而為商姑洗則應于十一徽而為角林鍾則應于九而為徵南呂則應于八而為羽○次絃則太簇之律固起于龍齦而為商之初矣而其姑角應于十三之左林徵應於十南羽應于九黄清少宫應於八之右○三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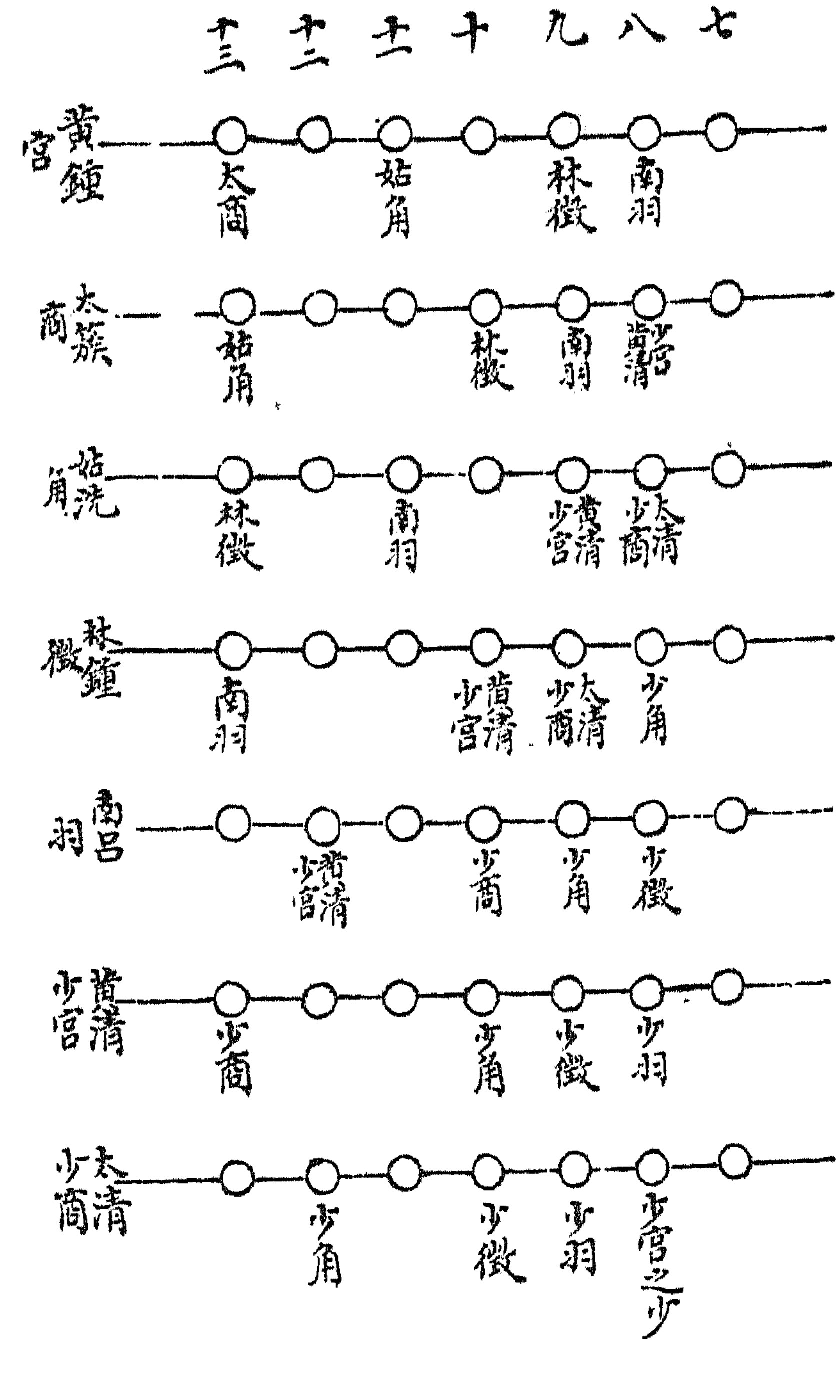
則姑洗之律固起于龍齦而為角之初矣而林徵應於十三南羽應於十一黄清少宮應于九太清少商應於八○四絃則林鍾之律固起于龍齦而為徵之初矣而南羽應于十三黄清少宮應于十太清少商應于九少角應于八○五絃則南呂之律固起于龍齦而為羽之初矣黄清少宮則應于十二少商應于十少角少徵應于八九之間○六絃之黄清則固起于龍齦而為少宮之初矣少商則應于十三少角則應于十少徵則應于

九少羽則應于八○七絃之太清則固起于龍齦而為少商之初矣少角則于十二少徵則應于十少羽則應于九少宮之少則應于七八之間故皆按其應處而鼓之然後其聲可得而見而聲數律分與其徽內之長無不合焉然此皆黃鍾一均之聲也若大呂夾鍾蕤賓夷則無射應鍾之為律則無所用于黃鍾故必因旋宮而後合于五聲之位其在于此則雖有定位而未當其用也若自七徽之後以至四徽之前則五聲十二律之應

亦各于其礿之次而半之四嶶之後以至一嶶之前則
其聲律之應次第又如其礿而又半之但七嶶之左為
聲律之礿氣後身長聲和節緩故琴之取聲多在于此
過此則其氣愈散地愈廹聲愈高節愈促而愈不可用
矣此六嶶以後所以為用之少雖四嶶亦承以應之次
以復于礿而得其齊而終有所不能及也抑此七絃既
有散絃所取五聲之位又有按嶶所取五聲之位二者
錯綜相為經緯其自上而下者皆自上絃遞降一等其

自左而右者則始終循環或先或後每至上絃之宮而一齊焉蓋散聲通體之全聲也七徽全律之半聲也今人不察反以中徽為重而不知散聲之為尊甚矣其惑也

朱子謂中呂則應于十而為角者宮經也宋時以中呂為角故角聲不得其正



按朱子此說以中呂為角而不以姑洗則吳元士所謂今之五聲獨角聲不得其正葢宋時之琴則然而朱子然之者也其答書曰舊疑七弦隔一調之六弦皆應於第十徽而第三弦獨於十一徽調之乃應故角聲兼應兩律而其餘四聲皆止應一律已蒙指示愚意終有所未曉也至于七弦隔一之應不同在于一徽則又嘗思之七弦散聲為五聲之正而大弦十二律之位又衆弦散聲之所取正也故逐弦之五聲皆自東而西相為次

第其六弦會于十徽則一與三者角與散角應也二與四者徵與散徵應也四與六者宮與散少宮應也五與七者商與散少商應也其第三第五會于十一徽則羽與散羽應也義各有當初不相須故不得同會于一徽無他說也當時以中呂為角故朱子所論調絃之法如此然朱子之意因欲復黃鍾宮調而不以中呂代姑洗為正也

朱子答吳元士言以中呂為宮既知其誤則改而正之

似無難者今長者雖知其然而猶未免有傳習之久莫之能改之歎則又似有未易改者此又何也葢術士之藝已成即調絃一事亦不易改必須自㓜習學乃為佳耳

按三宮之法為大琴太長散聲為倍律其中宮為正聲其四嶽以上為清聲尚可用今四尺五寸之琴以散聲為正律以下清聲豈復可作二宮朱子一君二臣一陽二隂之說非也

更定古七絃十二聲全圖

和弦之法先搏宮太與散太簇相應次搏商姑與散姑相應次搏角蕤與散蕤相應次搏變徵林與散林相應次搏徵南與散南相應次搏羽應與散應相應唯變徵進一徽者以散蕤十一徽乃夷則七絃中無夷則絃也此論其法當如此然七絃隔一調之為易而上下太遠則難和此古法之難復須神明于音律者以熱而生巧也

應鍾	應清	無清	南清	夷清	林清	蕤清	中清	姑清	夾清	太清	大清	黃清
林鍾	林清	蕤清	中清	姑清	夾清	太清	大清	黃清	應	無	南	夷
姑洗	姑清	夾清	太清	大清	黃清	應	無	南	夷	林	蕤	中
黃鍾	黃清	應	無	南	夷	林	蕤	中	姑	夾	太	大
太簇	太清	大清	黃清	應	無	南	夷	林	蕤	中	姑	夾
蕤賓	蕤清	中清	姑清	夾清	太清	大清	黃清	應	無	南	夷	林
南呂	南清	夷清	林清	蕤清	中清	姑清	夾清	太清	大清	黃清	應	無

中絃生第六絃六絃生第三絃三絃生第一絃一絃生第五絃五絃生第二絃二絃生第七絃皆散聲以下皆按徽爲次卽得五聲相生之次第

按唐宋以下之鼓琴者但知五音之序其實不識樂律還宮之理故其法皆誤今有最易辨者絃粗則濁絃細則清絃長則遲絃短則急人之所知也七絃散聲既爲五音之正矣一絃之黄鍾八十一絲粗而濁且遲既有定律矣則下此之細而急者必非黄鍾也

仲默蔡氏曰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為商為角為徵羽琴協歌者也則黄鍾之聲必長應鍾之聲必短今試以一絃散聲與一絃實音彈之孰長而孰短乎而振之李氏以一弦之實音為黄鍾散聲為林鍾亦大不識君臣之義矣朱子嘗曰以禮運正義推之則每律各為一宮每宮各有五調而其每調用律取聲亦各有法此為琴之綱領而説者罕及此闕典也余謂不知此義不可以論琴沈氏筆談据唐人琵琶録以為調琴

之法須先以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終于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絲聲皆當如此但今人苟簡不復以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法出于臨時朱子曰按沈氏所言可救流俗苟簡之獘世之言琴者徒務布爪取聲之巧其韻勝者乃能以蕭疎閒遠為高耳豈復知禮樂精微之際其為法之嚴密乃如此而不可苟哉然其曰以合字定宮絃者亦黃鍾一均之法耳不知沈氏之意姑舉一隅

以見其餘耶抑以琴聲之變為盡于此而遂已也
朱子曰沈氏說以隔二者為下生隔一者為上生益九徽之宮隔二者生散徵而散徵隔一上生十徽之商九徽之商隔二下生散羽而散羽隔一上生十一徽之角九徽之角隔二下生散少宮而散少宮隔一上生十徽之徵九徽之徵隔二下生散少商而散少商隔一上生十徽之羽也如此則九徽之隔二者常以木聲命散聲十徽之隔一者常以散聲命木聲然後十徽之按上按

下者亦皆得以協其相生之序此又不可不知也古之聖王聲律身度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豈必懼違于俗耳今能依準作琴旋宮相生則大善矣不得已且依朱子十二律數之說從龍齦以次而退布列十二律之位猶未失雅樂之遺不必依違于俗說矣

凡上絃以絨封繫蠅頭（絨與弦相結處）臨岳之半展第四絃過龍齦君位（焦尾當中）歷鳳沼（近尾方穴）以盤鴈足將長餘之弦纏于左手食指自內繞小指外轉入名指裏由中而上復

以食指的住貼琴着力微抽量其緊慢之中以大指勾絃取聲審定黄鍾中聲相合卽以絃尾緊纒鴈趾使不動移次上第三絃亦如之惟略加緊而勾絃取聲與太簇合卽是也其餘諸弦俱如前法以次漸緊搏拊和之其緊慢全在于軫右手調之欲緊則大指轉出為進欲慢則以大指内轉為却此係舊上絃法唯絃法不同

類宫禮樂疏曰琴主散聲左手不按絃唯以右手彈之實音次之泛音鄭聲君子弗貴是以左手綽注吟猱右手疾徐輕重

雅樂禁焉琴理雖淵雅音尚簡指法大略可得而論右中指向內為勾向外為剔食指向內為抹向外為挑大指向內為托向外為擘一勾一挑同聲為撮抹擘同聲亦為撮上生下生遞互鼓之散實相應

俗間一字一彈吟猱擽擘固與雅道相遠振之李氏以操縵引兩段配歌一聲歌則緩矣而絃則繁矣夫黃鍾之音洪而長故歌音亦長應鍾之音清而短其歌音亦短此所謂協律也今不論歌聲之短長而以二十六音

配歌一字則十二律又何所分乎若以絲音短促無操縵之法以為之節且不能逐匏竹何以永歌聲是不然絲尚宮專取其聲之洪而長者方足以配歌也絲音先歇寧遲而不遽所謂希聲也升歌之際不以管絃亂人聲故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張鶵樂譜謂按徽音短莫如散彈則聲洪而長撝謙詳審之果如其言凡君子平居無故不離琴瑟隨月用律則備黃鍾一均而大呂以下按實音彈之可耳若清

廟之上天子大合樂則實音短而不嚴當用散彈九變則備九琴各為一均如古之名材有所謂清角者殆止仲呂一均而已

沈氏筆談曰今之調琴先用管色定宫古人仍須以金石為準漢京房以竹聲不可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黄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東漢元和元年殷彤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故待詔嚴崇

具以準法教子宣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
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
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有
陳仲孺自江南歸魏頗閑樂事請依前漢京房立準以
調八音有司問仲孺言京房準定六十律之後雖有器
存曉之者尠至後漢嘉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緩
急聲之清濁仲孺授自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答曰
度量衡歷出自黃鍾雖造管察器經史備存但氣有盈

虛黍有巨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源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孺淺識所敢聞之至於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至于清濁相宣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五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故調和樂

器文節五聲非準不妙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誌唯
云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黄鍾九寸調中一
絃令與黄鍾相得按畫以求其聲遂不辨準須柱以求
仲孺私曾考驗準當施柱但前却柱中以約準分則相
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絃粗細須與琴宫相類施軫以
調聲令與黄鍾相合中絃下依數畫六十律清濁之節
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即於中絃按畫一周之聲度
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

商徵商徵旣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然後
錯採衆聲以文飾之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自上代以
來消息調準之方並史文所略而張光等旣未識其器
又安能施弦也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
變律苟有毫釐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尋
奇哉時以蕭寶寅所尼而止按孟子稱師曠之聰不以
六律不能正五音言無十二律管雖師曠不能正五音
也然管須善吹始得其聲如奏黃鍾而下生林鍾為徵

便須改管此所以不可度調也京房作準此以琴之法定音其法已不傳而後魏陳仲孺自謂得之者想亦以琴推之如欲作琴據舊法相傳謂大琴長八尺一寸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夫三尺六寸已四倍黃鍾律長亦無緣知其果合黃鍾與否今須依京房制作準以桐為琴身長一丈中絃用八十一絲一頭繫琴軫以手調其緩急令得中令一人善吹者吹黃鍾管一人以左手按絃尾至尺寸合黃鍾處聲與管相應即以此處為黃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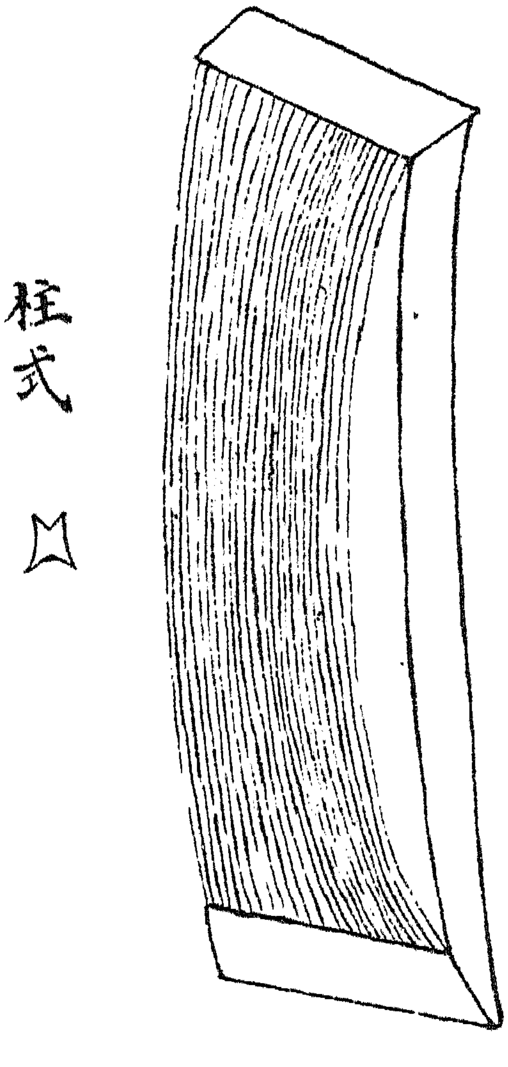
徽也又繫一絃用七十二絲吹太簇管以左手按絃尾至尺寸合太簇處卽以定太簇商徽姑洗以下皆然七絃定則黄鍾一均定矣又卽以黄鍾一絃用三分損益法與徵絃相和若彈之而與林鍾管應徵絃動者卽宫絃林鍾徽也七絃十二徽皆以此法定之以黄鍾絃定琴臨岳至龍齦之長

搏卽今之挑也拊卽今之勾也律用搏吕用拊唯黄鍾均止用右手搏拊大吕以下左手按徽右手搏拊散聲

亦止用右手

瑟制

柱式



舊圖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番嬴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二寸二十五絃盡用之每絃各有柱雅瑟宜小頌瑟宜大此似誤

樂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清廟頌瑟蓋在廟中奏宗廟之樂歌者也尚書大傳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陳祥道曰越底孔也疏達通之也朱絃練而朱之也蓋絲不練則勁而聲清練則熟而聲濁孔小則聲急

大則聲遲故蹠越以遲其聲然後不至于太急練絲以濁其聲然後不失之太清

類宮禮樂疏曰儀禮正義云瑟首寬尾狹近首鼓處故寬近尾不鼓故狹首越上當鼓處宜衡尾越餘弦所歸宜縱武崇寸有八分四隅刻雲以緣其武蓋取諸雲和也弦有柱游移以調清濁鴈行列之前其柱則清後其柱則濁其邊弦之去前後山岳也大約一肘勿太遠勿太近裁取當律而止柱崇二寸七分十分其瑟之長以

其一為首之長而尾倍之四分其尺有八寸之廣去一以為尾之廣首廣容弦令其可鼓尾弦縮狹而尾底有越廣不及而長則倍之以容越也又載瑟制曰以黄鍾全律算瑟身通長九尺首長九寸廣二尺尾長一尺八寸廣一尺六寸兩岳中間六尺三寸岳崇一寸七分腹下迎首對岳圓越一徑三寸横四寸尾對岳方越一徑四寸長五寸首尾兩越使其音條達腹中貼施九梁梁下相通使其聲冲融首通足中高四寸傍長三寸尾通

足中高五寸五分尾下兩傍垂雲各六兩岳外小孔各二十五以絲弦弦長一丈色用朱每弦一柱柱崇二寸七分其制面桐背梓紫漆飾之繪雲氣以象雲和兩端繪錦承以架

按琴世多好之然去古音不啻天壤至于瑟鮮有知者大瑟罕用其法不存殆廟樂乎小瑟其燕享所通用乎二十三絃者應鍾不用半也二十五絃舊謂十二中聲十二清聲一為君絃不用余以意推之瑟容也法于琴

為尤密琴以五音七音為經而以二十四律為緯瑟以二十四律為經而以五七音為緯其理一也一為君絃者卽如京房法下畫分寸以為衆律清濁之準也不然需此不用之君何為乎其定律之法亦如琴法

黃鍾八十一絲　太呂七十五零九之八

太簇七十二　夾鍾六十七零九之八

姑洗六十四　中呂六十　蕤賓五十六零九之
八

林鍾五十四　夷則五十零九之五
南呂四十八　無射四十五　應鍾四十二零九
之六
黄鍾變半四十　大呂半三十八
太簇變半三十六零九之四　夾鍾半三十四
姑洗變半三十二　仲呂半三十　蕤賓變半二十
八
林鍾變半二十六　夷則半二十五　南呂變半二

十三

無射半二十二　　應鍾變半二十一

上弦法將弦通解畢新布拂拭尾端用錦一幅襯之先上中弦空彈散聲令與琴宮弦同就從中挨次上之上絃聽音俱用散聲不須設柱○聽絃有過濁不合律者然後量清濁設柱鼓實音則按中絃下畫分寸之微移就之中絃雖不用而其設柱進退調律皆由于此蓋定瑟上絃須吹律命之絃雖有粗細分清濁而未能悉協

柱又不可膠定所可定者中絃下之徽而已臨鼓先依
徽調絃設柱然後鼓之中絃下畫二十三徽如操縵法
以黃鍾為正黃清為應林鍾為和齊鼓黃清為同右手鼓中
聲左手鼓清聲以大呂為正大清為應夷則為和齊鼓大清為
同若以實音為應則當設柱于黃鍾絃大呂律
類宮禮樂疏曰先將絃穿入岳傍竅內以手探越取出
將絃頭繫以絨條令抵竅隙緊抽貼岳即以絃尾穿入
尾岳傍竅又以手探越取出纏于食指之端自掌內繞

小指外著力緊拽繞瑟尾而上以止機按定然後將餘絃纏繞本絃或三纏五纏大多不過七纏以不動為度如阮首瑶簪觚稜銳表未詳其端平方用麵漆粘薄軟皮於端取其澀滯上絃之際用以頂之則絃止而不走以便煞尾故曰止機又曰凡學瑟者兩手十指皆伸切忌屈其小指與箏手不同也其指法擘托抹挑勾剔打摘皆與琴同而雅音唯用擘抹勾三法此外尚有歷撮輪帶等三十法俱出淫聲非雅頌之音所有操縵法正者

中聲右手中指鼓之應者清聲左手中指鼓之和者所
生之律右手大指擘同者兩手齊鼓中清
七音五音並依琴法
古有操縵引正應和同四義唯瑟可用琴不可用而先
世論琴謬譜為曲由不知琴中十二律之位故也
正應正和同　正和同　正應正和同　重奏
本本本本正　本本正　本本本本正
律律律律應　律律應　律律律律應
半　所齊　所齊　半　所齊
聲　生鼓　生鼓　聲　生鼓

竹音制度第十六

學樂先絲造樂先竹弦有緩急非管莫定周禮笙師掌教吹籥篪篴管皆竹音也管以協律畢一律則更一管大音雅淡非有繁管促節可適於聽也故後世失傳其洞簫篪篴鑽竅成聲以比諸律繁聲易遂故世鶩焉要于審音正律必以簫管為本○吹律氣欲極細聲欲極微方得其妙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其言可味若軒昂掩抑氣猛聲焦卽乖正音非所以調律也以上係李之藻頖宮

簫制

釋名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世本曰舜所造其形參差以象鳳翼簫然清亮以象鳳鳴原本黄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宣揚六氣而成天道是謂律管管有長短而聲之清濁高下因焉編集衆律一管一聲又名排簫朱子曰今呼簫管乃是古之笛雲簫乃是古之簫雲簫

者排簫也以上係類宮禮樂疏

按爾雅曰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郭璞註曰言二十三管長尺四寸筊十六管長尺二寸所謂長尺四寸與尺二寸者皆蔡邕所謂以蜜窒其底而增損之之底簫也二十三管按二十四律而應鍾半聲不用也十六管十二律兼四清也

古稱孤竹之竒禮天神孫竹之衆禮地祇陰竹之幽禮人鬼今不可別第用紫竹斑竹或天門山竹江浙筆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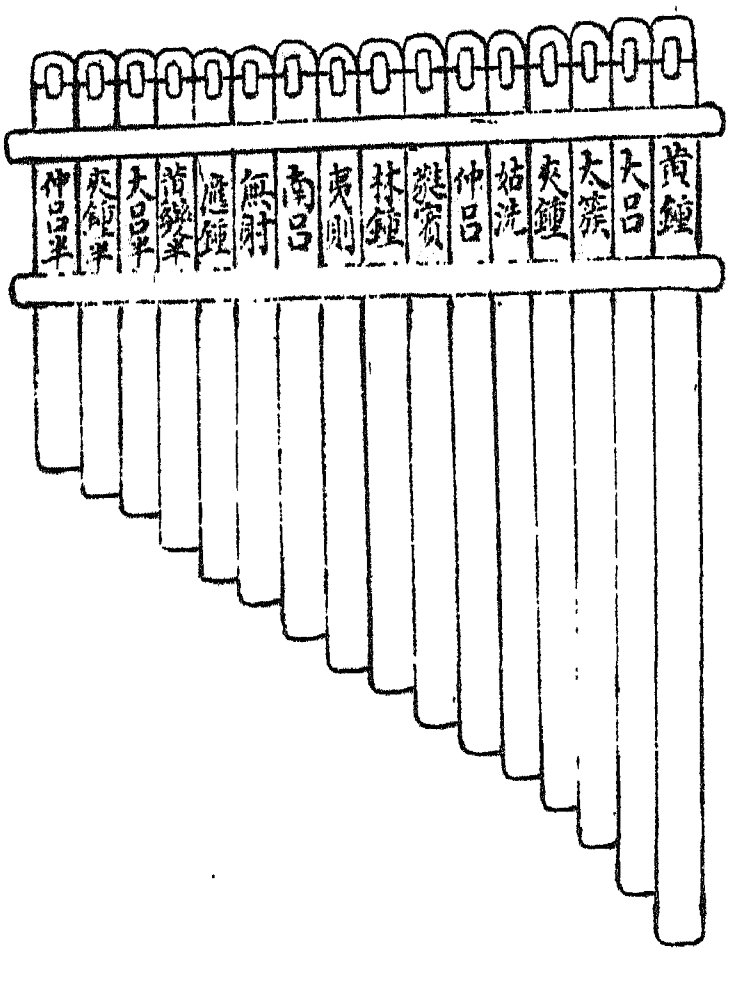
皆佳擇取天生兩端圓勻合外徑之數者而內徑或稍
按度修治上開吹口一一試之令與律合然後編之編
法黃鍾居左餘以次列除左右編管外餘管兩旁略削
使平加鰾粘聯上加二束用象牙隨器大小狀類腰帶
銅釘間之口用朱漆竹之佳者勿傷其皮而存其本質
文選所謂帶以象牙掍其會合絳唇錯雜羅鱗捷獵者
也若無佳竹則金漆塗之元史樂志排簫有櫝黒漆搶
金鸞鳳廟祀之簫崇飾無害苐用之於燕賔飲射則傷

雅耳劉濂曰簫乃十二律之本體虞廷最重之故曰簫韶長短并列有似鳳翼故曰鳳簫一管一音無事假借其十二管長短俱如本律此言是矣而又曰或長俱如黃鍾以蠟次第實之則又何以似鳳翼耶蔡邕亦謂簫有底以蠟實之增損則和陳暘簫圖長短一般而蠟塞以分清濁謂之底簫大抵襲邕之謬○吹口縱横俱當黃鍾内徑之半律有長短吹口無異勿過不及不及則濁過則清矣凡算律長連吹口在内○制竹音者須擇

圓徑合度竅厚適均之管而以合徑圓鑽修治其内之周徑令圓中規直中繩竅中律度其聲乃協不則流入别調難合雅音矣頖宮禮樂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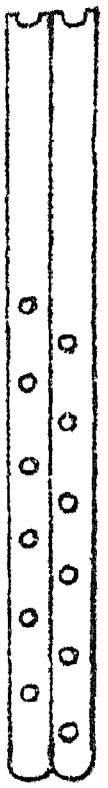
撝謙按律有圍徑有容受黃鍾則容千二百黍無有于九寸内又開吹口之理李氏多用聽見恐舊說吹口在九寸正數外者終不可易宜以蘆管作吹口接之須薄須短

笅簫圖



管堂下之樂古上歌下管琴瑟有旋宮則管亦有旋宮矣疑未必即律呂之管鄭氏以漢大予樂之管釋之謂如篪六孔并兩而吹之十二月之音廣雅曰管象簫長尺圍寸八孔無底意其六孔在中併上下兩孔為八長尺者九寸之尺圍寸者九分之寸開孔處各依其律之長爾雅大管謂之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或小者半律而大者倍律此則律呂之管而未必為併兩之管矣

管



籥

禮記伊耆氏葦籥又夏籥籥之來久矣鄭康成曰籥如笛三孔郭璞曰籥三孔而短蓋黃鍾之管容千二百黍為一龠今名籥者陳祥道所謂黍龠之法在是故也然則郭璞所謂短者長九寸無疑三孔者應子丑寅三統之律象三陽之出滯也爾雅曰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

仲其小謂之箹則籥亦有大小歟

籥

篴

今之簫古之篴也通作笛音義並同風俗通曰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周禮笙師掌之經傳自笙師條外不多見故儒者疑篴非雅器因指橫笛為篴不知雅音之篴與籥同類古今通呼為籥廣雅曰籥

七孔謂之笛毛詩傳曰籥六孔其或曰七孔者連吹孔而言也然籥制自是三孔所謂三竅成籥三才之和寓焉註疏解籥籥者曰如笛三孔而短然則如籥六孔而長者非笛也耶古無橫笛馬融云羌人所造翰註笛本四孔京房加一為商音而許慎曰羌笛三孔則又似與今笛異也風俗通云笛七孔漢丘仲造其於古者笙師所習未知合否今太常樂以橫吹之笛為篴而呼篴為長簫誤也其器納氣發聲度與律合以孔遠近分音清濁

按律翕氣八十一分為黃鐘宮又上翕氣七十二分為太簇商次上翕氣六十四分為姑洗角次上翕氣五十四分為林鐘徵下三分為蕤賓變徵次上四十八分為南呂羽四十二分為應鐘變宮此依古法九分為寸推之義當如是○晉荀勗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其說曰周禮調樂有一定之聲造鐘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于廂垂諸音受鐘磬之均卽為悉應至于燕享無廂垂鐘磬諸絃歌從笛為正笛猶鐘磬宜

合律呂是則鑽孔以盡旋宮與古之管籥畧同也○吹篴法紫竹長二尺五分以二尺合黃鍾倍律二尺者九寸之尺也此際橫鑽兩孔相通以達黃鍾之聲而繫之以紅絲自此而上俱照算定倍律分中鑽孔前五孔後一孔共六孔各徑二分口開半竅名山口直吹之其法在口唇之俯仰吹氣之緩急唇仰急吹則聲清唇俯緩吹則聲濁○凡藝是者宜平其氣緩取其音雖清激而不失悠徐之韻乃為雅樂若促拍弄巧則淫哇俗樂而已古賦云

剪雲夢之霜筠法龍吟之異韻協律雅邃可和琴瑟之紘也然竹之伐取率以期歲為候過候不伐則音窒未期而伐則音浮（頖宮禮樂疏）

李文察以為排簫最易吹一管一音無事假借而籥篪笛管皆一孔兼數音吹之極難分曉全在口唇之俯仰吹氣之緩急唇仰則清一律唇俯則濁一律仰而急者為本律之半聲李我存以為清濁疑似之間原不易辨巧由熟生者自能不拘死法然非認定某律寄音則初

學無入門之路攜謙按列孔之法雖依前算然亦難竟指某孔為某律須令善吹樂工按律管比音而協之庶不失匏竹尚議之遺故今不定律法

篴圖

舊法吹口徑二分深一分餘孔皆徑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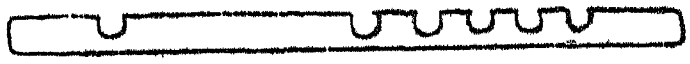
篪制

郭璞曰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鄭司農曰七孔然先儒又有六孔七孔八孔十孔之說古制失傳已久自宋以來太常篪用六孔橫吹今按郭氏圖三寸之說已為太寛禮樂疏圍五寸三分又不知何據恐有誤一名沂薟橫吹是也還宮之樂當各有一篪如其宮調更吹律議之詩有之伯氏吹壎仲氏吹篪薟壎篪俱以五竅取聲十

二律始于黃鍾終于應鍾二器五竅盡閉則為黃鍾五竅盡啟則為應鍾餘樂不然故惟塤篪有應和之義耳

篪圖

頖宮禮樂疏



漢制雅笛七竅以五聲加二變也蔡邕曰形長尺圍寸無底有穴然則有變徵之孔當去吹孔六寸二分八釐變宮之孔當去吹孔四寸六分六釐矣唐制尺有八寸亦取黄鍾倍律為義紫竹為之共七孔上一大孔徑三分乃吹竅也下六孔徑各二分横而右輕吹之篪具五音笛具七音俱横吹李我存以為竹音清激配以倍律然後協于中正然古制律之本黄鍾九寸全以截竹為度觀漢笛短而唐始用倍律其聲必倍矣單出猶可聽

也若大合樂之時八音齊舉而竹音獨倍于諸樂得無
陵抑乎固知古樂雅音必無竹用倍聲之理

匏音制度第十七

列管為簫聚管為笙鳳凰于飛簫則象之鳳凰戾止笙則象之匏部有六曰竽笙曰巢笙曰和笙曰閏餘匏曰九星匏曰七星匏而笙竽之名最古葢自女媧氏作使其臣隨裁匏竹以為竽而周禮笙師教之月令仲夏調笙竽大者竽小者笙一類也笙者法萬物始生道達陰陽之氣故有長短之制焉有六合之和焉古者造笙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篠列管匏中施簧管端美在其中鍾

而為宫以達冲氣而其用與衆樂相應○詩書所載有
笙無竽而爾雅謂大笙十九簧小笙十三簧又十九簧
謂之巢以衆管在匏有巢之象十三管謂之和以大者
唱則小者和所謂三笙一和而成聲者也然則大笙卽
巢卽竽而小笙卽和乎十三簧以象閏餘九簧以象九
星七簧以象七星俗樂率從茍簡乃說文竽管三十六
風俗通謂竽二十三簧諸儒以為二十四簧竊恐管多
則匏巨而手不易持而吹氣難達古有義𥳑旋宫用之

或別有法今旋宮久廢太常所用惟十七管者止吹一調雖有正倍多管亦無所用之矣類宮禮樂疏

據旋宮之法七音當用二十三管五音當用十六管有十三簧者五音旋宮九變之調也樂雖有十二均而用之至九變而極故旋宮者秖備十三簧從便耳後世雅樂和皆一十七簧外設二管不定置謂之義管每變均易調則更用焉葢亦以匏巨手不及持而吹氣難達之故今以考定七音旋宮須十九簧定管以二簧為義管

方備十二旋宫若只十九簧則備十變而止耳禮樂疏謂舊説笙之宫管在右竽之宫管在中今不可考俗笙第取順手今當分左右而左旋列之黄鍾管近觜之左依長短為次管上各刻律吕正半○笙以二管成音子母互應則七音之外又加一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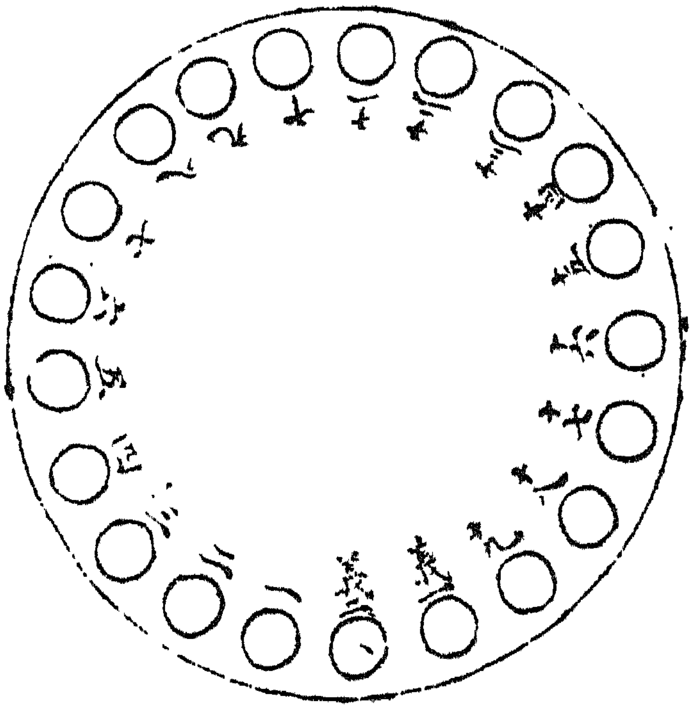
其制刻木代匏此恐匏不如木可經久然古以笙為匏音若用木則非匏音矣殆于不可牛角為蓋鑽孔揷管管以黄楊為脚脚内旁開半竅施簧簧用響銅薄片以方鋼鏟削使合律吕厚薄之辨而清

濁分焉過薄則以黃蠟瀝青點之依時和調夏秋則蠟少青多冬春則蠟多青少點輕則聲清點重則聲濁其大凡也詩稱吹笙鼓簧既曰吹又曰鼓者凡竹音之屬吹者按其孔則無聲發其孔則有聲笙獨不然發其孔則無聲惟按其孔則呼吸之氣從山口出鼓動其簧而聲始發耳山口高下各有定度管圍以竹匏緜以漆堅木為咮插管處勿使氣漏時置煖處以防浥蛀以上位次如環無端與俗笙右傍留闕不連二孔向内以指入

其中而按之者不同此雅笙也其音皆須吹律詳議故曰匏竹尚議竽最難吹故不能者謂之濫竽（頖宮禮樂疏）

舊制匏高一寸八分厚一分益厚二分中虛高一寸五分圍以所列管為度匏旁開竅以桐木為一嘴其管用紫竹為之諸管參差亦如鳳翼自簧底量至本律之長開氣孔如黃鍾九寸是也簧衡濶如竅竅皆濶九釐從以本律十分之一為準氣孔隨指便開之欲吹此律則按此孔韜以帛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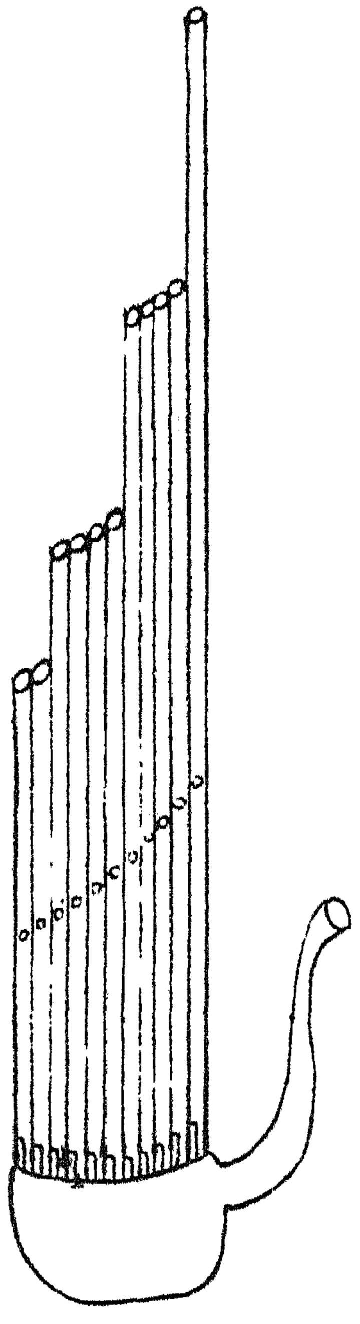
二十一簧定位圖



據禮樂疏二十四管之竽首四管長二尺四寸次四管殺六寸次四管殺四寸五分又次四管殺三寸又次四

管殺二寸末四管殺一寸今定一簧二尺四寸四管一尺九寸次四管一尺四寸次四管長一尺次四管長七寸次四管長五寸從一十九簧加二管為定

二十一簧列管圖



土音制度第十八

昔者包犧氏灼土為塤以合天人之和塤凥缶之器也故曰土土居中央於氣為冲氣於聲為中聲故聖王用之以和八音周官教于小師播于瞽矇吹于笙師樂記以塤為德音之音其字從員土形圓也一從熏燒土為之也風俗通曰塤燒土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六孔爾雅大塤謂之嘂註亦曰燒土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由是觀

之古所謂土即今所謂瓦也國語曰瓦絲尚宮又曰瓦
以贊之蓋塤以吹缶以擊皆土之屬而必資于火近世
泥于土音無用火者未知其為缶屬也○制塤之法最
不易過於小則無黄鍾律過於大則無四清聲務求大
小適宜而後十二律始全法以米瀋和灰作模俟其燥
也乃用磬石屑熟搗成泥水澄極細漆調如餳摶塑模
上圍七寸五分高三寸五分底徑二寸四分厚四分上
銳處留一竅俟乾從上竅空去其灰塤腰四隅各開一

孔相對透明雖顯四孔只是兩孔之通者耳古云其二通者此也雙孔之下復開一孔彤如鼎足寘之前面共上一孔是為六孔所謂前三後二併吹孔為六者也凡孔前後内外徧用生漆磨光更加硃漆戧金雲龍為飾頂竅徑四分餘竅空分許往來可容粒米要極淨圓乃能協律否則不唯不應字且不成聲矣○吹塤法左右兩手名指屈蟠塤底作環抱狀兩大指按内二孔左中指按外下孔左右食指按外上二孔○唇有頫仰抑揚

氣有疾徐輕重一竅可該數音旋宮備焉頖宮禮樂疏按吹塤調律須制器之後按律諧聲非可豫為定訓然非依舊法增損恐遂失其傳今依李振之先生頖宮禮樂疏所載備錄以存彷彿然李尺太長其律未必合也

黄鍾五竅俱閉平氣俯脣輕吹○太簇略俯脣微仰吹○姑洗俯仰間略微加氣○仲呂啟右手食指餘閉平脣極重吹○蕤賓啟後二竅閉前三竅○林鍾啟左手中食二指餘閉○南呂前三竅俱啟餘閉○

五竅俱啓輕吹為應鍾○五竅俱啓重吹為清黃鍾

○左中指閉前下一竅餘皆啓重吹為清太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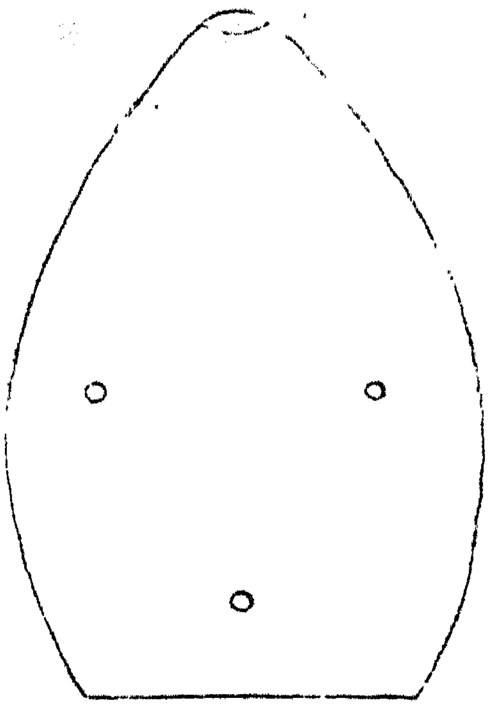
此其大略若夫圍徑有大小體質有厚薄穴竅有高

下疎密差之毫釐則其聲不應妙達其解又當隨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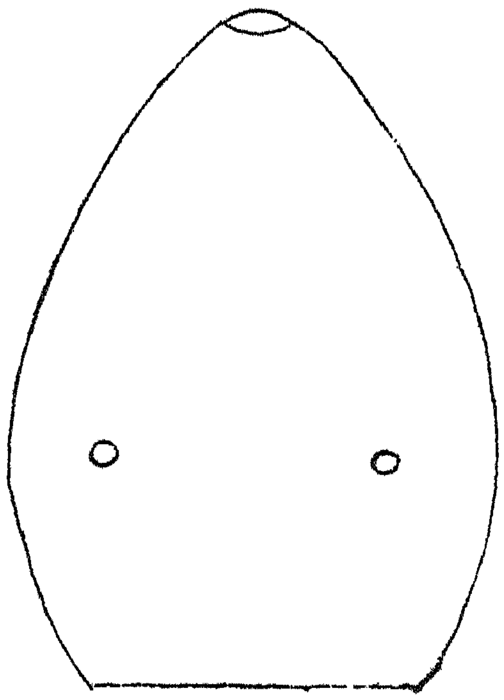
消息右係類宮

禮樂疏

墳前圖



墳後圖



前三竅如倒品字上二下一後二竅並列除吹口前後共五竅舊制大塤高三寸五分圍七寸五分底徑二寸四分吹孔徑三分五釐按孔徑一分七釐小塤高與大塤同其圍五寸五分底徑一寸七分五釐吹孔徑三分按孔徑一分五釐今考按孔不宜太寬只用米許為當

頖宮禮樂疏

陳祥道曰塤容一龠之實

宋皇祐中御製頌塤前下一穴為太簇上二穴右為姑

洗啟下一穴為仲呂左雙啟為林鐘後二穴一啟為南

呂雙啟為應鍾合聲為黄鍾見文獻通考仲呂宜作𧶼賓

革音制度第十九

鼓者以革冐木陽在陰中其聲如雷坎音也

考工記鞾人為臯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

鄭司農註臯陶鼓木也鼓木節别者其兩端廣六寸而其中央廣尺也如此乃得有復穹者謂鼓腹穹隆居鼓三之一康成註鼓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倍之為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

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此鼓合二十版上三正句二鄭解俱未安疑鼓面有三正如正鵠之正也賈侍中曰晉鼓大而短近晉鼓也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

康成註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得四尺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今亦合十二版則版穹六尺三分寸之二耳

為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

註磬折中曲之中圜與鼖鼓同

凢冐鼓必以啟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瑕鼓文也如積環其草謂急也

周禮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振之李氏曰繪以風雲雷羽之象謂之雷鼓繪以麟鳳龜龍之象謂之靈鼓繪以飛鷺盤旋之象謂之路

鼓路與鷺通舊稱鷺乃鼓精周制但繪鷺于鼓腔隋唐以來則刻鷺于鼓上雷鼓雷鼗六面靈鼓靈鼗八面路鼓路鼗四面蓋亦一樣八面六面四面如今儀仗花腔鼓二十四面杖鼓十二面之類非一鼓而有多面也而宋人圖說廼以靈鼓八各冒一面承以槃軼轉以金樞作靁車之狀雷鼓路鼓亦如之誤矣鼓音初無律呂詎若排簫笙竽取備多面者哉

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周頌曰應田

縣鼓

振之李氏曰鼖鼓晉鼓皆建鼓也長短有異而鼓制不殊獨應鞞棘朔乃縣于大鼓之旁者其制有異棘朔之度長二尺大面一尺四寸小面七寸聲徐而洪類鞞鼓之聲應鞞之度長一尺四寸大面一尺小面五寸聲焦而急類鼗鼓之聲爾雅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而應田縣鼓鄭箋皆以為小鼓毛傳以田為大鼓葢以田較應則為稍大而總之皆小鼓縣于建

鼓之旁者耳凡作樂先鼓朄次擊大鼓復擊應太師大祭祀鼓朄小師大祭祀擊應則大祭祀皆鼓朄擊應而大射有朔鼙應鼙詩又以應配朄則朄鼓即是朔鼙以其引鼓焉故曰朄以其始鼓焉故曰朔而應鼙則與之相應周禮有朄無朔儀禮有朔無朄名異而用則同也

按李氏此議本于陳用之禮書陳氏又曰大射建鼓南鼓應鼓亦南鼓而居其東建鼓東鼓朔鼙亦東鼓

而居其北則鼙與鼓並建而鼙常在其左矣朔作而應應之朔在西應在東則凡樂之奏常先西矣

李氏又曰足趺也鼓下用柱柱下用趺故曰足鼓殷人貫之以楹楹如屋楹鼓大而不可趺故埋柱于地而竪築之貫鼓于其端一楹四稜猶四植之桓圭也周官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皆楹鼓也

觀此則周之楹鼓仍殷而加以縣鼓之制耳

鼗鼓鄭氏曰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孔氏疏曰鼗節一唱之終爾雅曰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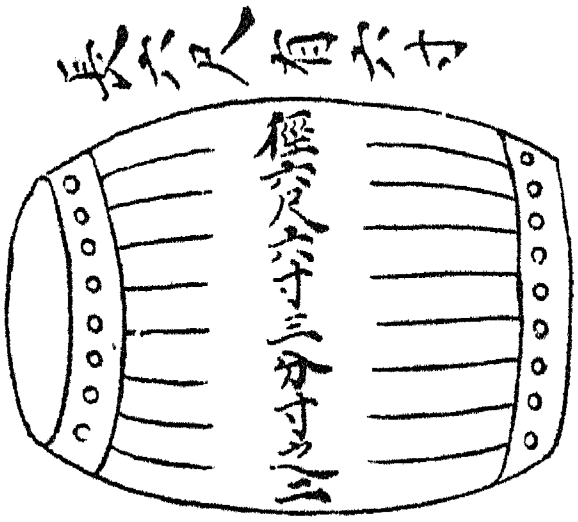
月令作鞀

李氏曰鼗兆鼓者也先儒謂凡樂先擊鍾次坎鼓鍾動而鼗已作及下管播樂器而樂具作焉乃鼓朄以先之則鼗又先于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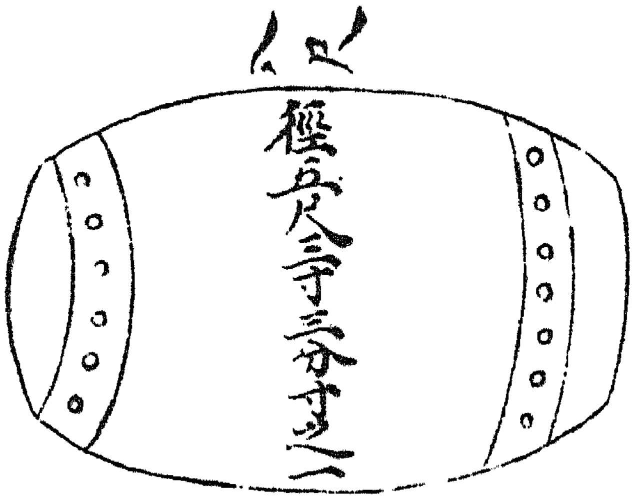
撝謙按李氏兆鼓之說本于陳氏禮書似出臆說而孔疏節一唱之終疑有所本據書鼗又在下管之次

更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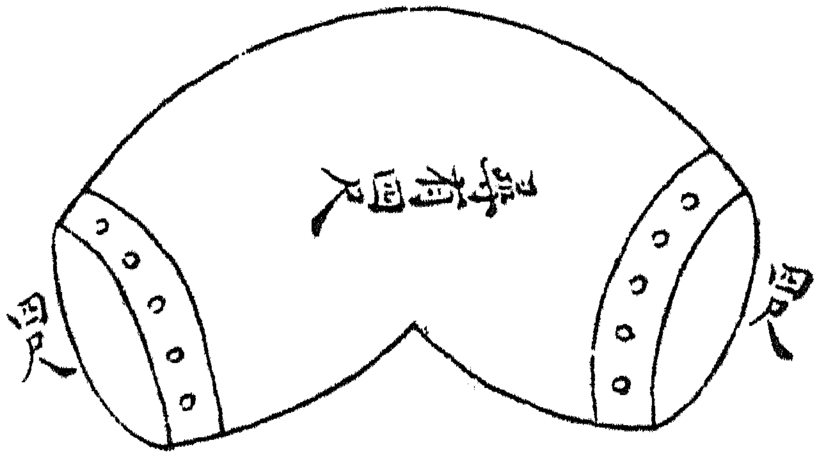
晉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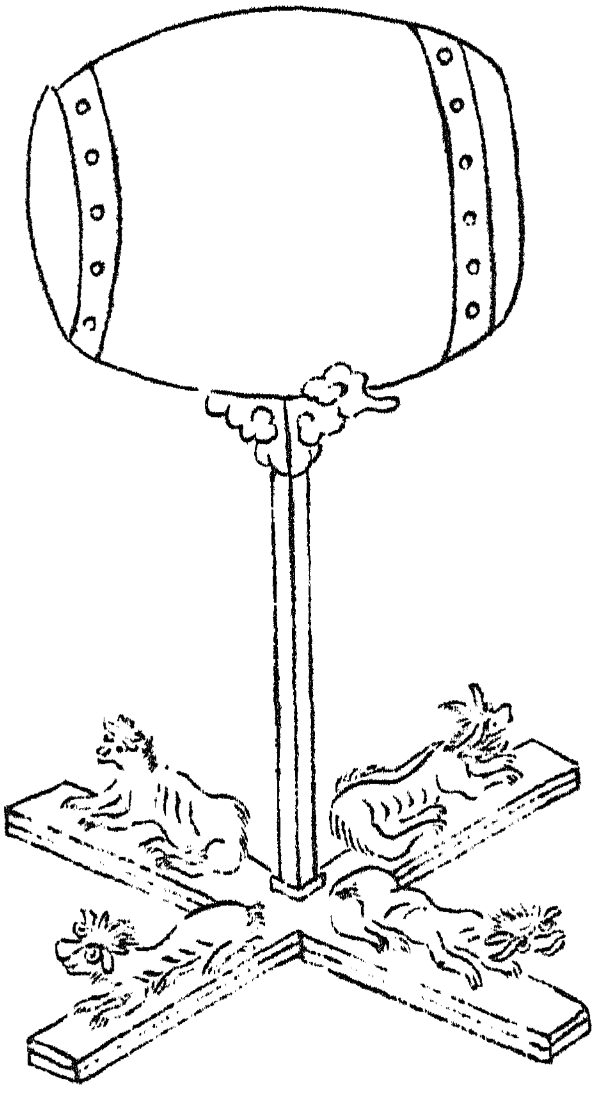
鼖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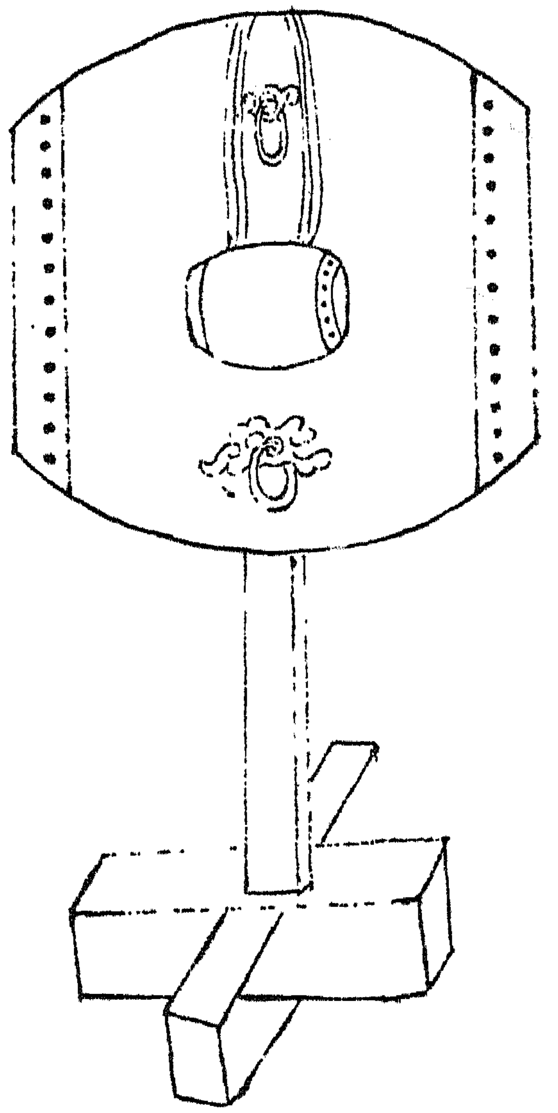
鼗鼓



建鼓圖



應朄在縣之圖



類宮禮樂疏曰鼓無當于五聲五聲弗得不和鼓為雄樂其聲讙而象雷其形穹而象天其於衆音為君是故其器不宜小小則不尊其擊不宜輕輕則不嚴而尤不宜於繁其聲音不配律呂第以檢樂所謂鼙鼓䟫擊以節繁弦之契者是也鼓之為言孤也老子曰孤者王公以為稱又曰大音希聲言其尊重而不繁也鞞之為言裨也鼓聲疾而短闕須鞞以裨助之故曰鞞所以助鼓也

又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晉鼓近之疾以作氣
固不嫌於節短其謂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朔鼙
之類近之舒以導和正欲取其雍徐至於鼖鼓大又欲
其聞之遠也以鼓役事故其長丈有二尺宗廟之樂楹
鼓兩端苐距六尺六寸者節樂者不欲其聲之過讙况
有應鞞助之雖短聞焉可耳又載擊鼓法曰凡作樂先
鳴鼓以動之所以統衆音也擊鼓之法首以兩桴連雙
擊鼗者三而鼓一擊又兩作俱如之凡三作但末作連

兩擊此起鼓也三次共四擊此後不復擊鼜第以椎擊鼓先後連二者三此為第一通又先後三擊者三此為第二通第一通共六擊第二通共九擊又急五擊者三末復連加二擊此為第三通第三通共十七擊連前共三十六擊三通既畢則又從容三擊然後柷起而衆樂作焉故曰聲音之首也每樂奏一句鼓三擊而搏拊應之播鼗鼓[illegible]

摛謙按古樂先擊鎛鐘蓋特設一黃鐘之鐘以象陽氣萌於黃泉之中以為聲音之始也次之以柷象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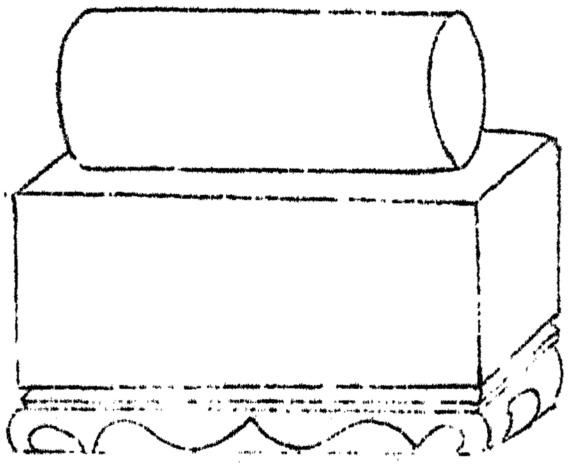
氣動於木中止而未發所以翕聚衆音而止其騷動艮之所以成始也而後以鼓繼之雷出地奮帝出乎震於是萬物畢出此其序也先鼓後柷失其義矣如是則弦匏笙簧守柷而不守鼓矣

禮樂疏曰司馬遷樂書引子夏弦匏笙簧合守拊鼓之語張守節曰合會也守待也拊者皮為之實以糠如草囊也用手撫之鼓也言奏弦匏笙簧之時若欲令堂上作樂則撫拊堂上樂工聞撫拊乃絃歌也若欲令堂下

作樂則擊鼓堂下樂工聞鼓乃吹管播樂也言弦匏笙
簧皆待拊鼓為節故言合守拊鼓也觀此則拊鼓自是
兩物拊之設則堂上用則先歌故周禮言登歌令奏擊
拊其制則白虎通謂草著以糠陳祥道禮書謂韋表糠
裏狀若鼓然其聲和柔書傳謂以韋為鼓謂之搏拊總
之用草類鼓畢竟非鼓面徑七寸其長倍焉座長一尺
八寸廣一尺連趺高一尺趺高二寸用時置膝用畢置
座荀卿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蓋

拊居鐘磬之間以為之節鐘一擊磬一擊各有八節倶尚拊故文獻通考亦云拊狀如草囊實以糠擊之以節樂近代搏拊之制以木為腔制如小鼓而長冐熟皮或生皮或實以糠或無糠乃是古之雅鼓而以架度之夫拊在堂上坐奏以節歌雅在堂下立奏以節舞其用不同而今以雅鼓冐搏拊之名且以代應鞞之用非古制也是宜改正别以朔鼙應鼙縣建鼓旁庶合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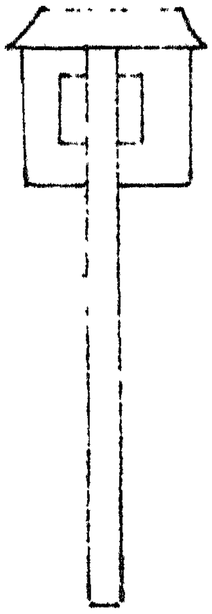
古搏拊制



禮樂疏曰拊用熟皮縫成袋長一尺四寸面徑七寸實之以糠用時置膝上用畢置座上座長一尺八寸廣一尺連趺高一尺

雅鄭司農云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樂記曰訊疾以雅蓋舞者通疾則以此舂地而訊止之鄭康成曰雅中有椎又周禮笙師掌教舂牘應雅以教祴樂蓋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三器築地為之行節

雅



按此據陳氏禮書所圖亦與今之拊鼓不類

木音制度第二十

頖宮禮樂疏曰先王之作樂也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草以節之亦旣洋洋乎盈耳矣然而始之以柷終之以敔制用于木獨有取于質樸之音者何也禮始于報本樂始于尚德德莫崇于質樸而後文生文極而返之乎質以樸始以樸終惡其文之著也故曰椌楬者德音之音也柷敔椌楬同物而異名爾雅曰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戒之於蚤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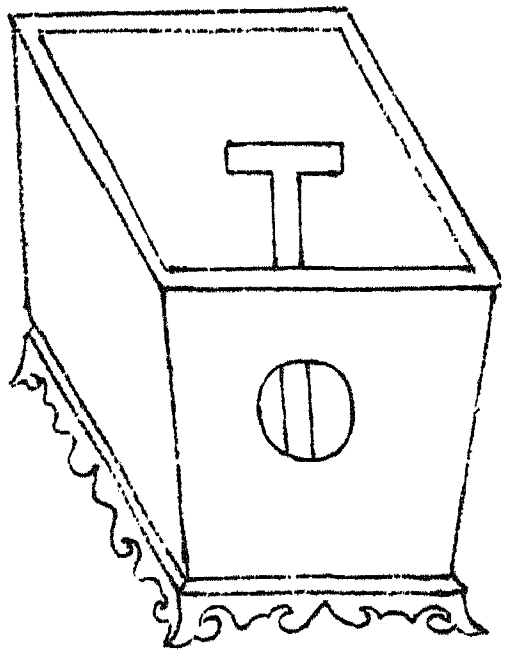
之于後也

又曰爾雅註曰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句柄連底句挏之令左右擊文獻通考所載畧同而於柄連底下益以旁有孔内手於中擊之以舉樂宋時依方色以圖瑞物今制三面繪山一面繪水而已柷用楸木止用梓木凡奏樂先以止左右擊共三聲以舉樂

撝謙按以柷起樂而謂之止者所以止樂聲發之過驟

也

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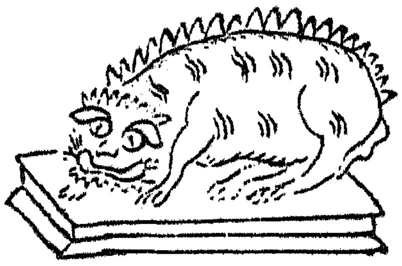


以上圖制據禮樂疏形如板斗厚五分口方二尺四寸底方一尺八寸深如之之下有趺高廣二寸傍有孔圓徑六寸納手于中持椎柄以撞擊椎形如拐首長一尺柄長一尺八寸底中心開一竅僅容椎柄透出底外鐵軸貫之令搖動而㧞不出故名曰止

爾雅註曰敔一名楬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

句櫟之句籈者其名禮樂疏曰敔與籈皆用楸木唐宋以來用竹

敔制



籈

凡樂自外擊柷則自內擊象陽之發乎陰中也三八者外陰之數也凡樂聲以虛敔則聲以實象陽之下伏而堅實也三九者外陽之數也故柷以起樂敔以止樂白虎西方蓐收之神也

禮樂疏曰木之屬古有舂牘周禮笙師掌教舂牘應雅以教祴樂葢今世拍板之類二六編聯取象律呂用以節樂今雅樂亦鈌此器

舞第二十一

周禮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鄭司農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冐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氂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鄭康成謂帗列五采繒為之有秉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帗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帗康成為是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

旱暵之事陳氏禮書曰古者之于大祭祀必有備舞春秋書有事于太廟萬入去籥則宗廟用干與羽矣若夫散而用之則有所不備故山川以干社稷以帗四方以羽旱暵以皇鄭司農謂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廱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鄭康成又謂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不知何據然也

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翟似一人所執矣然籥者所以為吹也按孔發聲不能兼舞舞者執羽俯仰不能

兼吹此乃詩人自矜其能謂技能兼妙未可以為據也
禮書曰舞之始也發于所樂之極其用也常在諸樂之
後在詩序則舞蹈後于嗟歎咏歌在樂記則動容後于
言志詠聲在孟子則舞蹈後于樂之實以舞者所樂之
極故也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皆一人之舞
樂師所謂教國子小舞是也若六樂之舞合衆佾為之
則為大舞
禮書曰書言舞干羽則先干而後羽樂記言及干戚羽

旄謂之樂則先干戚而後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先大武而後大夏然則古人之舞皆先武而後文禮書曰書曰脩之舞衣孔安國曰脩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然古者舞大夏則皮弁素積舞大武則冕服其他無所經見

頖宮禮樂疏曰春秋萬入去籥杜註以為惡其聲聞可見文舞吹籥非如近世之不復成聲也今舞者右手秉翟既難按管調律且兩手開合上下皆不暇于吹籥竊

疑古舞三進三退別有吹籥之節與堂下八音相和而今不可考矣又曰翟制有二說一謂柄長三尺其端刻龍口中植翟三莖一謂柄長五尺其端龍項下垂雉尾五層然唯引舞所持其名曰節或用綵繒之帔或用彩羽之旌或用白羽之翿或用紅纓之旄自漢以降所尚不同翟則一而已矣前說今所遵用朱柄而龍首縣以金彩又曰和樂謂之節蓋樂之聲有鼓以節之而其舞之容亦有節以節之故先代之舞皆有執節二人前引

文舞以節武舞以旌宋享晉侯舞師題以旌夏旌夏者大旌也大射禮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今其詳不可考矣陳風宛丘值其鷺翿解者曰舞者所建則又以鷺為之也舞者當就列時雙節前引分立于東西兩階之前以節其舞

李氏又曰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至釋菜習舞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祭統君執干戚就舞位樂記武王晃

而總于則王太子王子與夫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秀又不足言葢無人不從事于舞矣而獨畀賤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酧載在漢大予樂者可考焉當時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内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高七尺以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脩治以為舞人至隋而尚以品子為之號二舞郎葢典樂之敎雖亡而胄子之選尚在也降至大觀乃詔罷雲門生舞而舞人皆蕞陋屠沽或用羽流俚雜者混跡其

間貴介志行之士於是羞與為伍而先王教化之道殆不可復行于叔季之世矣又曰先王之教所以必從事于舞者何也人生而成童血氣筋骨漸以充實而憤盈其嬉笑跳躍動于手足舞蹈之間如熊經鶴舞獅玃猨騰機自有不容遏禁之鬱縱之蕩聖人因而導之曰來吾教爾舞進而示之以盤躃顧盼之容束之以俯仰進退之節而又鐘鼓悅其耳羽旄快其目而習之者亦相率而以為便不自知其閑于節範于正而幼志之潛消

也又曰三代而後新聲代變舞容從之毋論節族淫雜

抑亦冠飾匪倫馴致大雅淪滅教化陵夷何怪乎士流

厭薄置不屑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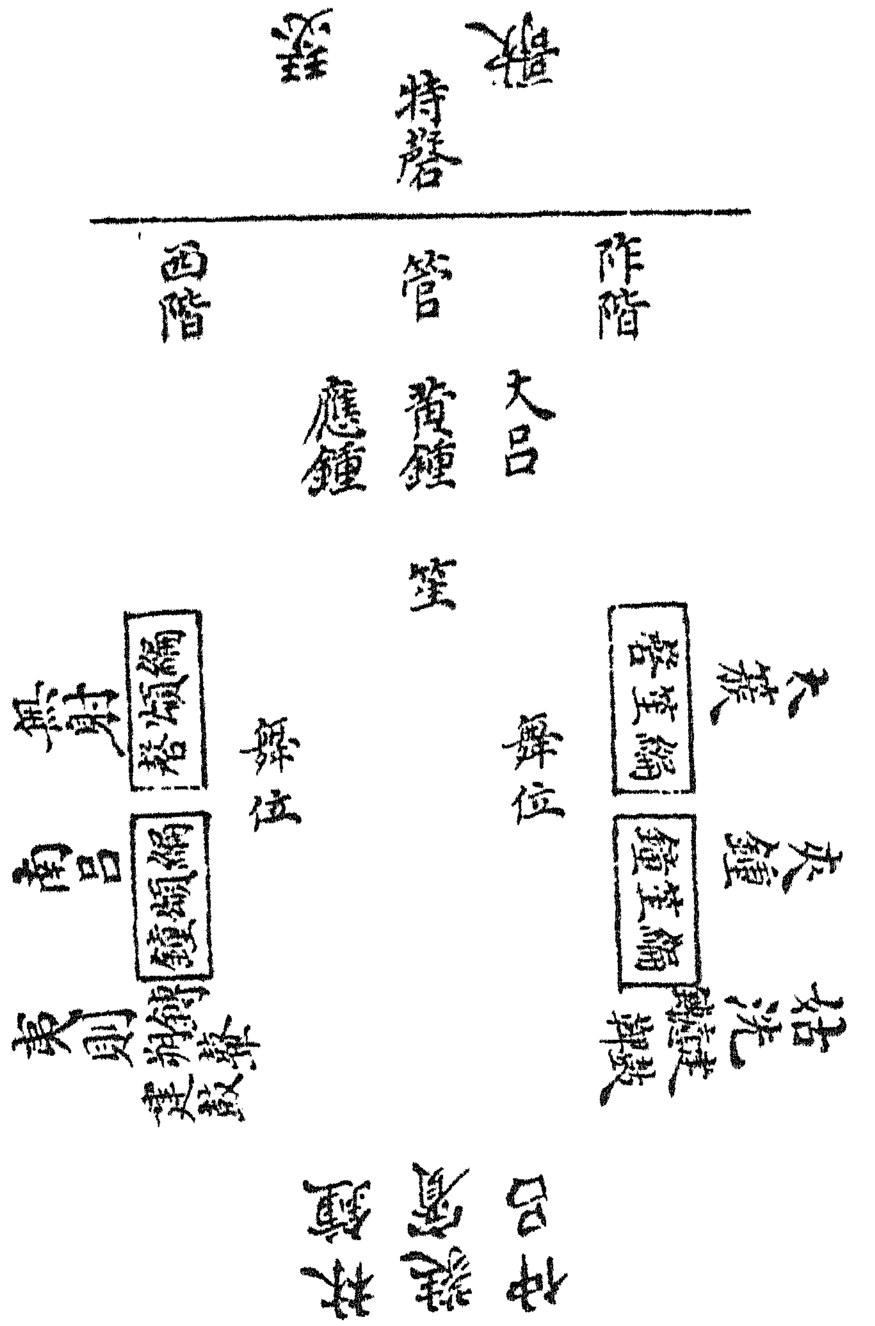
樂縣第二十二

周禮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凡鍾磬全為堵半為肆宮縣四面軒縣闕其南判縣左右之合特縣于東方或堦間而已先儒以為宮縣四面皆鍾磬鎛軒縣三面皆鍾磬鎛判縣有鍾磬而無鎛特縣有磬而無鍾見禮書

十二特鍾唯王備之

先儒謂大射北方鼓避射位也

宮縣位



合樂第二十三

凡樂一升歌二下管三笙奏四間歌五合樂六興舞今以韶武為法用尚書周禮儀禮禮記左傳詩說國語公羊諸書推定

虞韶

堂上升歌大呂摶拊琴瑟擊玉磬應之（琴瑟還宮磬以節樂）

樂章七○問周禮太師師瞽登歌令奏擊拊故昔人亦有以虞書之拊為一器今何不從之曰上言戛擊

鳴球下言搏拊琴瑟義同則此即擊石拊石之拊也琴瑟以挑擘為搏以勾抹為拊磬以重為擊輕為拊觀文義自如此昔人因周有拊鼓而因以戛擊亦為一器則鑿矣虞周不妨異制大戴禮懸一磬而尚拊歌畢堂下擊柷播鼗擊鼓管奏黄鍾每收羽擊鼓章畢一唱播鼗

樂章七〇問周禮舞大磬則奏姑洗歌南呂此何不從之曰此周次六代之樂以韶在雲門咸池之後故然

若有虞自成一代之樂豈有不先合黃鍾之理
管畢擽敔止歌擊柷笙亦奏黃鍾鏞應之擽敔
樂章有聲無詩今亡
間歌歌笙迭奏如前三終
樂章亡
乃合樂金聲擊柷播鼗擊鼓樂作人聲琴瑟鍾磬笙簫
塤管調用黃鍾
樂章亡

收羽擊鼓章畢一唱播鼗樂畢擽敔太師告樂正曰正
歌備樂師號舞者舞者就列兆内列四表表首六十四
綴綴相去一步舞用八佾六十四人分兩階西階用干
東階用羽擊柷播鼗乃鼓興舞吹簫鼓止初舞歌水德
歌一聲一容從一表至二表播鼗歌止舞止簫止一成
舞者出
周禮言舞大韶奏九德之歌今亡
樂作如前樂止復鼓代者就列興舞吹簫如前用大呂

歌木德歌從二表至三表再成播鼗止舞如前樂作如

前復鼓代舞如前用太簇歌火德歌從三表至四表三

成用夾鍾歌土德歌從四表復三表四成用姑洗歌金

德歌從三表復二表五成用仲呂歌穀德歌從二表復

一表六成用蕤賓歌厚生歌從一表復至二表七成用

林鍾歌利用歌從二表復至三表八成用夷則歌正德

歌從三表復至四表九成用大磬止樂

舞法亡〇九成四表說見禮書文東階武西階亦見

禮書○左傳季札見舞韶箾者箾即簫知舞必歛簫

鳳凰其翼若干其音若簫西階武舞用干象鳳翼之

自衛而不以擊物也東階文舞用羽象鳳儀之有章

而進退有序也吹簫以和舞象鳳鳴之應律而相和

也

尚書益稷謨夔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

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大禹謨曰九功維叙九叙維歌又曰舞干羽于兩階

周禮曰九德之歌九磬之舞

大武

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小師擊拊工歌比琴瑟詩清廟夾鍾七音一人唱三人歎頌鍾磬奏夾鍾應之歌夾鍾先擊夾鍾特鍾起調至畢曲時擊特鍾

周禮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

禮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
歌畢擊柷大師令奏鼓朄堂下管奏無射以朄以應節
之收羽擊鼓章畢播鼗歌象管畢櫟敔
禮升歌清廟下管象武象武未詳何詩舊以為即武
一章然考儀禮歌笙間合皆不重奏武一章既為大
武樂之首不應重奏文王世子但言下管象陳氏澔
以為象者維清之詩周禮小師下管擊應鼓
擊柷奏鼓笙奏無射三笙一和而成聲笙鐘磬應之以

鼓節之如前笙畢櫟敔

樂章有聲無詩今亡○問三笙一和而成聲鄉射禮

也安知大合樂止此乎曰觀升歌一唱三嘆止四人

則笙亦止四人矣

問儀禮歌管不用鐘磬何也曰祭饗之大乃有金奏

間歌一歌琴瑟一奏笙一歌琴瑟一奏笙一歌琴瑟一

奏笙皆奏鐘磬如前

樂章亡

閒歌畢乃合樂

樂章亡

擊特鐘次擊柷次以鼗令鼓擊建鼓鼓止乃歌鐘磬琴瑟塤篪管簫笙以㡔以應節之收羽擊鼓章畢播鼗調用夾鐘樂畢擽敔太師告樂正曰正歌備樂師號舞者舞者就列兆内立四表首表六十四綴綴相去一步大胥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小胥廵舞列而撻其怠慢者舞用八佾六十四人一佾八人二人執旌節引舞節之

君執朱干玉戚東上羣臣執戈旄司馬二人執鐸進旅
退旅服因祭冕而襲
兆舞域也朱干即盾禮書曰以草為之其背曰尾其
尾設錫白金也朱質而繪以龍龍之外又繪以雜羽
其繫之也以綉韋其繫綉韋也以紛按此即秦風龍
盾恐虞制則不畫龍玉戚玉柄斧也左傳曰剥圭以
為柲柲
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

夏郊特牲曰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諸侯之僭禮也
公羊曰八佾以舞大武陳祥道曰禮稱裼而舞大夏
則舞武襲　六成四表先儒相傳亦見禮書
先擊鎛鐘次擊柷次以鼙令鼓擊建鼓興舞備戒君總
干山立鼓止金奏武一章咏嘆之淫液之調用夷則上
宮凡歌起調皆擊本律特鍾畢曲皆擊特磬
先鎛金聲也鼙朄應也朄始之應應之也皆小鼓建
鼓大鼓也山立嶷然不動也國語伶州鳩曰王以癸

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
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又
於皇武王一章春秋傳以為此大武之首章葢周公
象武王武功之舞也或謂此有武謚則此武王烏知
不如商頌武王靡不勝之說但以頌王之武而其後
遂以為謚耶
樂記孔子問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賓牟賈曰病不
得其衆也曰咏歎之淫液之何也曰恐不逮事也

子曰摠干山立武王之事也又曰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振鐸戈矛皆作三舉足步

記曰先鼓以示戒三步以見方

發揚蹈厲君用王戚餘用戈旅進北出四次擊刺

孔子問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曰及時事也○子曰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子曰夾振之而駟伐盛威于中國也註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為節舞者以戈

矛四次擊刺按月令舞器有戈獨矛未聞又曰分夾

而進事蚤濟也又曰武始而北出

陳祥道曰夾振之而駟伐象司馬振鐸師徒皆作也

又曰始而北出商居東北故也

至第二表歌止舞止一成舞者出乃擊柷合鐘磬琴瑟

塤篪簫管笙調用夷則如前樂畢擽敔復鼓代者就列

興舞金奏酌一章調用黃鐘下宮

左傳曰武王克商作頌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

定獨詩說以賚為大武之二成肆夏為大武之三成今按國語伶州鳩曰王以黄鍾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宫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則再成之時方象布戎牧野之事與賚詩之義全不相屬而文王勤止則所謂昭顯文德時周之命則所謂布令于商無疑也左傳之說為正其酌一章詩說以為大武之五成然其詩有純熈大介之語當

在再成記曰再始以著往又曰再成而滅商
問先儒以國語有上宮下宮之説上宮聲高為清聲
然乎曰此不知律之説也清聲安得為宮葢十二月
各有律律當其月則為宮黄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
仲呂為下宮以其聲近下而濁也蕤賔林鍾夷則南
呂無射應鍾為上宮以其聲近上而清也
自二表至三表歌止舞止再成舞者出合樂如前復鼓
代者就列興舞金奏賚一章調用太簇下宮自三表至

四表鳴鐃鼓退舞者南向歌止舞止三成舞者出合樂如前復鼓代者就列興舞金奏般一章調用無射上宫

詩說曰般大武之四成記曰三成而南葢至四表而南向為三成之舞也國語曰反至鸁内以無射之上宫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鸁亂所以優柔和民也

周禮以金鐃止鼓中冬大閲鼓退鳴鐃且却

以上四成象伐紂之武功以下二成象周召之治故

國語止載四宫

自四表復三表皆坐致右憲左釋干戚羽旄歌止舞止
四成舞者出合樂如前復鼓後舞者執羽籥就列分右
左行興舞金奏肆夏一章調用姑洗下宮
記曰四成而南國是彊又曰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即國語所謂嬴亂也坐釋干戚故五成歌載戢干戈
載櫜弓矢記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問大武之舞用朱干玉戚則見之經矣釋干戚而執
羽籥毋乃臆說乎曰此可知也舞以象成也武始而

北出象伐商故執干戚至武亂皆坐象周召之治尚
執干戚謬矣又舞通名曰萬有干舞有羽舞左傳將
萬而問羽數是萬有羽也息嬀聞振萬曰先君以是
舞習戎備是萬有干也文舞不廢干見文之有武武
舞不廢羽見武之有文韶文舞而有干則武武舞亦
有羽矣
自三表復二表歌止舂牘舞止五成舞者出合樂如前
復鼓鼓者就列興舞金奏桓一章合樂如前調用㽔賔

上宮自二表復綴合為一左旋北嚮歌止舂牘舞止六成合樂如前擊大磬止樂凡金聲玉振皆鎛鐘特磬

記曰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左傳曰武王作武其六曰桓凡六成之歌皆用律不用呂

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詔來瞽皐舞皐號也凡舞必緩使中樂之節舞者過疾以雅鼓訊之

按韶武之樂失傳數千年矣繇經傳推其大畧其可知者如此雖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苟有好

古者倣韶舞以為孔廟祀聖之用春用韶秋用武而使弟子得觀禮樂焉不亦美乎然其疾徐踈數音容之妙則有待之神明之人教習之久而不可以旦暮必者須司成司儀率國學俊秀為之

振之李氏曰今孔廟大成之舞即宋朝化成天下之舞元祐間命樂正開封葉防所撰義取揖遜彰宋受命之自不知何故輒以用之孔庭而至今仍之無改焉藻伏思之夫子之樂不同百王惟道德尊崇刪述

垂憲非有揖讓征伐可為摹擬終難杜撰所以國初儒彥不敢輕有改易但與其遵用宋樂不如上取韶舞聞韶忘味蓋聖心有獨契焉周制雲門之舞用之圜丘咸池之舞用之方澤九磬之舞用之宗廟之中凡祭祀皆用古樂即歷代不相沿襲然名異而實則同非必其[illegible]為之也矧磬之為用更廣以祀四望亦以禮神鬼孔祀用磬於古未悖雖其笙鏞綴兆不詳載籍然可考求潤色略存古意按李氏此說實為至論乃前人所未發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此言樂也是容易曉得的初作之時須合音齊奏到中間聲稍放既要純和又要明白又要舒長不廹有此數美便成樂了八音齊舉沒有一聲大一聲小便是和從宮生徵從徵生商不太高不太下亦是和宮不雜商商不雜徵這是皦如緩而不驟曲終尚有餘韻此是繹如作樂之美盡此數言

用樂第二十四

大樂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銜枚氏掌司囂禁囂呼嘆嗚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

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暴慢之心入之矣

九夏

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齋族夏祴夏陔驁夏

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

註四方賔客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助祭奏齊夏族人侍燕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九夏皆有聲無歌取其聲疾徐以教行歩之節而已今其法不傳但笙師掌教歈竽笙塤籥簫篪遂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即祴夏之一樂知九夏不特一鐘鼓而已書傳曰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出撞黄鐘右五鐘皆應然後太師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賔左五鐘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先儒謂此十二零鐘右五鐘大太夾姑仲也此六律主出左五

鐘林夷南無應也此六律主入以東為右西為左

此奏鐘之法疑即王夏陳祥道曰諸侯有肆夏無王夏大夫有陔夏無肆夏

大樂正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膳夫王日一舉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繇此觀之古之君子飲食以樂侑之言語以歌達之行動以佩鳴之升車以鑾和奏之出入以樂節之葢無適而不養其和也

祭祀

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鐘歌大呂

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
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賔歌函鍾
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
五聲播之以八音
唐之祭社下奏太蔟上歌黄鍾趙慎言曰太蔟陽也位
在寅應鍾隂也位在亥故斗建亥則日月會于寅斗建
寅則日月會于亥是知聖人之制取合于隂陽歌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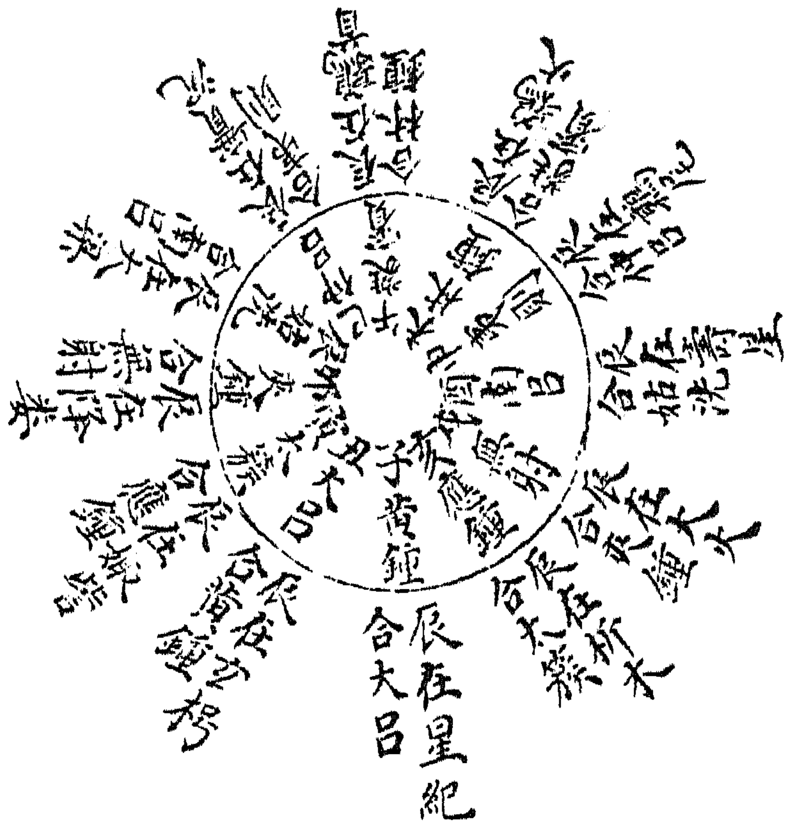
儀用符于交會今之祭祀上下歌奏俱是陽律有乖古法請改黄鍾為應鍾均

先儒謂黄鍾之月辰在星紀丑也故歌大呂太簇之月辰在娵訾亥也故歌應鍾姑洗之月辰在大梁酉也故歌南呂蕤賓之月辰在鶉首未也故歌林鍾夷則之月辰在鶉尾巳也故歌仲呂無射之月辰在大火卯也故歌夾鍾近振之李氏以為樂和神人不惟其和而唯斗建日躔之為拘於義末矣矧歲差漸遠

而今冬至建子日躔乃退于箕安得子丑之合而周
公聖人識不及此而附會矯誣以瀆上帝山川百神
之祀必不其然攜讙按升歌管奏雖上下舉應而實
不同時周公作樂但據周時辰建之合即用以合和
固不必以後世之不合害其當時之合也竊所疑者
在先祖先妣之分奏而又先妣而後祖據儀禮卜祀
先祖以某妃配祭義設同几禮器周旅酬六尸無有
享先祖而不及妣者矣唯喪中虞祥忌日之類始分

之則又不舉樂則此禮胡為乎來哉分樂而序之奏黄鍾于天神太簇于地祇先天神于地祇也奏夷則于先妣奏無射于先祖則先妣先于先祖也而可乎此决非聖人之舊矣或曰此先妣葢指姜嫄也

陰陽合聲圖



周禮凡樂六變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祀天神兼致地祇天包地也

凡樂圜鐘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

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黄鍾為宮大吕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隂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徳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或問周禮三祭之樂朱子曰此不可曉先儒謂商是殺聲鬼神所畏故不用而只用四聲迭相為宮未知

其五聲不備又何以為樂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無
商音他那奏起來五音依舊還在
按朱子此說蔡氏因之定六十調不知調雖多無所
用之此宮角徵羽不用商音或曰商剛聲祭尚柔故
不用也或曰周木德金克木故不用也以余推之此
必有闕簡為補亡者不知樂誤失一句耳
鄭註圜鍾夾鍾也夾鍾生于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
天帝之明堂函鍾林鍾也林鍾生于未之氣未坤之

位黃鍾生于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以此三者為宫

用聲類求之

按先儒說三宫近是至所佐之角徵羽殊無理次鄭

說亦未免支離降黃鍾為民尤為不可蓋樂家最忌

陵宫安得如此此意周禮之書藏于民間者千年簡編

殘缺漢儒輯補不無遺誤且他簡或可以意補亡而

樂之失傳其誤必甚今亦安能一一而附會之乎

按此即郊社禘三樂禘用韶舞與前四望同樂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鼓人以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

凡大祭祀大嘼王入廟奏王夏尸入奏肆夏牲入奏昭夏獻酬畢奏樂興舞尸出奏肆夏及徹樂師帥樂士而歌徹祭畢而燕鍾師奏燕樂旄人舞之王出廟奏王夏據周禮則先奏樂至九變而人鬼降可得而

禮據郊特牲稱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則不然以鬱鬯求神于陰蕭膋求神于陽然後樂極九變而後降神也據祭統羞嚌薦豆之後又言及入舞君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則是正獻之時亦奏樂不殊燕禮也

凡祭祀有鼃黽鳥獸之聲則蟈氏焚牡蘜而以其煙被之凡水蟲無聲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

饗

國語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

仲尼燕居子張子夏言游侍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此處有升歌清廟一句）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故

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註既升堂主人獻賓酒賓卒爵而樂止此饗禮之一節也賓酢主君又作樂主君飲畢則樂止此饗禮之二節也升堂而歌清廟之詩是三節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曲是四節也夏籥禹大夏之樂曲以籥吹之也與象武次序更迭而作故曰夏籥序興行中規第

五節也還中矩第六節也采齊樂章名和鸞車上之鈴也車行整緩則鈴聲與樂聲相中蓋出門迎賓之時此第七節也客出之時歌雍詩以送之此第八節也振羽即振鷺禮畢徹器則歌振鷺之詩九節也九者之禮大饗有其四一是賓卒爵而樂闋二是賓酢主卒爵則樂又闋三是升歌清廟四是下管象武餘五者則非饗禮所得專也

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

閔孔子屢嘆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繇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燕

儀禮諸侯燕卿大夫獻酢旅酬畢納工工歌鹿鳴四牡皇華卒歌獻工畢下管新宮卒管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畢獻笙畢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

南鵲巢采蘩采蘋用鐘磬樂畢興舞則勺燕獻士庶子後行無筭爵則無筭樂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賓出奏陔若射公樂作就物

鄭註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者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樊遏渠天子

所以饗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之相與燕升歌大雅及小雅也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及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

鄉飲

歌笙間合無算樂同燕禮賓出至于階陔作

鄉射

縣于洗東北西面大夫酢畢納工不歌不笙不間唯合

樂同鄉飲獲者倚旌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既射

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至三射則以樂為節

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樂正命太師曰奏騶虞間若一乃

奏騶虞以射及燕無筭樂奏陔如鄉飲記笙凡三笙一

和而成聲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和小笙也

大射

公升即席奏肆夏至獻賔告旨主人答拜而樂闋主人

獻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至主人答拜而樂闋大夫升

就席乃納工歌鹿鳴三終乃獻工畢管新宮三終及射獲者舉旌以宮偃旌以商末射命太師奏貍首以射射畢乃燕無算樂賓降奏陔公入奏驁

射人王射以騶虞九節諸侯射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蘩三節射義曰騶虞樂官備也貍首樂會時也采蘋樂循法也采蘩樂不失職也

鄭氏曰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所以將八矢一節之間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然則王之九

節五節先以聽諸侯七節三節先以聽尊者先以聽
則多卑者先以聽則寡所以優尊者欲其先知之審
也
陳祥道曰王射以騶虞鄉射亦以騶虞鄉射之詢衆
庶亦欲官備于天子也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者鄉
射屬民欲同其意故合樂大射擇士與祭欲嚴其事
故不合樂
射義諸侯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澤宮其容體比

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數與于祭而君有慶數不與于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流亡者未之有也

卿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大司樂王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蓋射有舞法失其傳耳

軍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夏秋不備書從同也

中冬教大閱田之日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乃陳車徒如戰之陳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

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既設驅逆之車令鼓振鐸如前車徒皆作遂鼓行徒啣枚而進既獲及所弊鼓皆駴疾擂也車徒皆譟徒乃弊止也

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鼓人以鼖鼓鼓軍事凡軍旅夜鼓鼜

古者習諸侯大夫士於祭祀饗燕習士庶人於鄉射鄉飲莫非用樂琴瑟弦歌通乎上下非是莫敢用樂焉是以化成天下感其聲者莫不繁祉老壽和平愛敬治之極也後代制樂者幸而有作則以歸之學宮一歲而再演士大夫且不一見何緣化民成俗乎繇不知作樂之用故也

古樂之作或謂即宜用俗樂工為之則易成何如曰不可興古樂以致治猶窮經書以求道也欲得窮經

書以求道者而必于看淫辭小說之人求之我知其
之楚而北轅矣唐有康崑崙者善琵琶自號無敵及
聞段善本楓青之彈驚而下拜德宗命段授康段奏
曰崑崙本領邪雜須令十年不近樂器乃可授今淫
聲既熟舉手即入焉何可用也須用二十左右國學
生未學俗樂者始肄時寧可不成聲音久之漸熟然
後樂有可正之理

此書於古樂未知無稍齟齬然古人聞樂知德後有

知我者於此求之亦可也

乾隆御覽之寶

古樂書卷下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莫與儔